



門 0212
號 2801
卷 48-19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公治長第五

此篇皆論古今人物賢否得失。公治長以下在當時為今人也

孔文子以下古人也蓋格物窮理之一端也凡二十七章

胡氏以為疑多子貢之徒所記云。以子貢方人故疑其然通

考勿軒熊氏曰前十三章言孔門弟子十四至二十一章言列國大夫二十二章至二十四章

通論古今賢人末三章一言夫子之志夫子之學一言改過記者之微意○程氏復心曰不說

是格物窮理之端則汲汲於論人似非為己之學者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

困勉錄曰總見聖人擇人在世法之外不必作抑揚口氣

須知公治亦是可免於刑戮者南容亦不必不在縲紲之中聖人只論人不論遇也兩賢豈有優劣哉

論語卷之五

讀本

妻之妻去聲下同縲力追反縲息列反

公治長孔子弟子魯人一妻為之妻如也縲黑索也

縲閭緣反也古者獄中以黑索拘繫罪人長之為人

無所考而夫子稱其可妻其必有以取之矣通考東陽許氏

日其必有以取之矣其字指長也聖人言其可妻是必長有德而有以得聖人此言若云聖人有取乎長

則不須用其字又言其人雖嘗陷於縲紲之中而非其罪則

固無害於可妻也夫音扶有罪無罪在我而已豈以自

外至者為榮辱哉朱子曰雖嘗陷縲紲而非其罪則其平昔之行可知非謂以非罪陷

縲紲為可妻也慶源輔氏曰在我無得罪之道而不幸有罪自外至何足以為辱在我有得罪之道雖

或幸免其罪於外何足以為榮故君子有隱微之過於暗室屋漏之中則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不幸而遇無妄之災則雖市朝之刑裔夷之竄皆受之而無愆也○雙峯饒氏曰可妻以其素行取之縲紲非罪以其一事言之在縲紲則似不可妻非其罪則無害於可妻也○齊氏曰匡章非孟子遂為不孝之子公治長非夫子遂為有罪之人天下之不遇聖賢者眾矣○東陽許氏曰擇婿之意全在可妻也上下面却言長雖曾在縲紲自是為人所誣累非長實有罪則縲紲不足污其行附蒙引勉齋黃氏曰讀書者最怕氣不平且如公治長一章謝上蔡則謂聖人擇婿驚人如此楊龜山則謂聖人所以求於人者薄可免於刑戮而不累其家皆可妻也上蔡氣高者也龜山氣弱者也故所見各別如此要之當隨文平看方見得聖人之本意此觀書之大法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

徐徽茲曰南容所以免禍亂世者謂免夫由已致之者爾

論語卷之五 公治長

二

妻之

不然義之所在刑戮有不可避則如李廣范滂亦君子所安矣。聖人豈以苟免刑戮為貴耶。
四書釋地續曰。南宮孔子弟子居南宮已將後南宮適南宮二字併註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官。故儀禮言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世之氏其官者蓋各以所居之宮應劭或氏子居。正謂此考周書文王時南宮括成王時南宮毛。逸周書武王時南宮忽南宮百達。左傳敬王時南宮極南宮嚳。先此宋有南宮長萬南宮牛。古今人表有南宮邊。博古圖有南宮中。紛氏南宮者不獨一仲孫氏之子已也。

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縉音滔又名适字子容諡神至。反正。敬叔孟懿子之兄也。魯人不廢言必見用也。以其謹於言行去聲故能見用於治去聲朝音潮免禍於亂世也。事又見賢遍反第十一篇。朱子曰三復白圭見其謹言矣。又曰邦有道是君子道長之時南容必不廢棄邦無道是小人得志以陷害君子之時南容能謹其言行必不陷於刑戮。○新安陳氏曰此章本不見謹於言行意參以三復白圭章故云。或曰公冶長之賢不及南容故聖人以其子妻長而以兄子妻容蓋厚於兄而薄於已也。程子曰此以已之私心

說統曰。按此章重一取字。子賤能取多賢是正意多賢能供子賤之取是副意。若子賤不能取友雖曰與君子居究竟何益斯焉取斯全要咨嗟歎息見賢友之不可少也如此如只歸功於魯便失輕重

窺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避嫌之有。况嫁女必量其才而求配。尤不當有所避也。配合也夫婦皆可以配言若孔子之事則其年之長上聲幼時之先後皆不可知。惟以為避嫌則大不可避。嫌之事賢者且不為。况聖人乎。厚齋馮氏曰免於刑戮非必免於縲紲也。縲紲之不免聖人所不能計。特計其能保首領耳。蓋世亂而刑戮易於陷之也。唯謹身免禍庶保其妻子耳。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焉於反
子賤孔子弟子。姓宓。考之韻書此字音密。又云姓也。通作宓音伏。名不齊。魯人上斯斯此人下斯斯此德。子賤蓋能尊賢取友以

成其德者

說苑子賤為單父宰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皆教子賤以治

入之術○朱子曰居鄉而多賢其老者吾當尊敬師事以求其益其行輩與吾相若者則納交取友親炙漸磨以涵養德性薰陶氣質○胡氏曰家語云子賤少孔子四十九歲有才智仁愛為單父宰民不忍欺以年計之孔子卒時子賤方年二十餘歲意其進師夫子退從諸弟子遊而切磋以成其德者故夫子歎之如故夫子既歎其賢而又言若魯無君子則此人

何所取以成此德乎因以見

賢遍魯之多賢也

語中說君子有說最高者有大槩說者如言賢者之類聖人於子賤南宮适皆曰君子哉若人皆大槩說之效如此也○南軒張氏曰非特歎魯之多賢言美質係乎薰陶雖有聖人在也須博取於人方能成德

○蘇氏曰稱人之善必本其父

份按子貢之類悟亞於顏子

豈子賤敢望夫子上章以君子許子賤亦未必以不器許之故此章若謂子貢之器當更求進於不器則可如以子賤為不器而謂其優於子貢之器則不可也

兄師友厚之至也

雙峯饒氏曰稱人善已可言厚又推本其父兄師友乃厚之至也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

女音汝瑚音胡璉力展反

器者有用之成材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皆

宗廟盛平黍稷之器而飾以玉器之貴重而華美者

也新安倪氏曰按明堂位曰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簠是商曰瑚夏曰璉也此因舊註想因

瑚在上璉在下而誤耳外方內圓曰簠外圓內方曰簋

子賤故以已為問而孔子告之以此然則子貢雖未

至於不器其亦器之貴者歟

程子曰瑚璉可施禮於宗廟如子貢之才可使

於四方可使與賓客言而已。○朱子曰：子貢畢竟只是器，非不器也。子貢是器之貴者，與賤器不同。然可貴而不可賤，宜於宗廟朝廷而不可退處。此子貢之偏處。○南軒張氏曰：瑚璉雖貴，然未免於可器也。賜能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則亦何所限量哉。○雙峯饒氏曰：用之宗廟，故曰貴。盛黍稷，故曰重。飾以珠玉，故曰華美。子貢之才，可使從政為卿大夫，是貴重也。而又有言語文章之可觀，是華美也。○胡氏曰：器者各適其用，而不能相通。此以為有用之成材者，因下文瑚璉而加重其詞。爾。○或問子貢未至於子賤之君子歟。雲峯胡氏曰：子賤亦未便是不器之君子。特子賤能有所取以成德，可充之以至於不器。子貢雖有用之成材，尚有所局而未至於不器也。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

雍孔子弟子，姓冉，字仲弓。佞，口才也。程子曰：有佞之才者多。

說統曰：仁而不佞，或人不重在仁，只重在佞，是病神弓處。

入於不善，故學不貴佞。○朱子曰：佞是無實之辨，又曰：佞是捷給便口者，不是詭是箇口快底人，却未問是不是一時言語便抵當得去，撰得說話也好。仲弓如子路，何必讀書之言。子曰：惡夫佞者，是也。

為人重厚簡默而時人以佞為賢，故美其優於德而

病其短於才也。慶源輔氏曰：仲弓從事於敬，恕以求

南面，今或者又以不佞為嫌，則決非務外而事口者，故以為重厚簡默也。人情徇外而不事內，求名而不務實，故以佞為賢。附語錄：林一之問孔子於仲弓，不知其仁如何，曰：孔子既不保他，必是也有病痛。然這一章是不佞要緊。○蒙引：重厚簡默，重厚就大體上說，簡默就言語上說，簡是少說，默是不說，意或人未識仁體，其以雍為仁者，亦是指他重厚簡默處。集註於此曰：重厚簡默是貼仁不佞意，於可使南面曰寬洪簡重是貼南面意，此皆倚文生義。今學者看書亦要依此法。

說統曰。按或人以不佞病仲弓。此即是用佞處。玩本文兩箇焉。用佞通節語氣。皆是斥佞之意。只不知其仁一句。點到仲弓身上。然亦是帶言。非專為仲弓辨仁。○因勉錄曰。時方以佞為賢。則宜其見說於衆。而又曰。屢憎於人。何也。蓋折人以言。口可屈而心不服也。然人字亦可味。見不獨取賢者之所憎。此是人心公惡處。按陳氏以佞為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竊不能無疑。不若此之更深矣。

論語大全 卷之五

五

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焉。於度反。

禦當也。猶應答也。給。辦也。憎。惡也。言何用佞乎。

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以口取辦。而無情實。徒多為

人所憎惡爾。慶源輔氏曰。佞人恃口以禦人。浮淺躁必如此。心口既不相副。自然招尤而取憎也。○新安陳氏曰。口才雖俗人所賢。而實正人所惡。附蒙引。屢憎於人。言佞之不足取也。若是直言正辭。面折廷諍。雖見憎於人。亦非君子所避。此則言其無實之可惡。以見焉用佞之意。

我雖未知仲弓之仁。然其不佞。乃所以為

賢。不足以為病也。再言焉用佞。所以深曉之。厚齋馮氏曰。左

氏傳云。寡人不佞。蓋以佞為才。衛以祝鮀之佞治宗廟。然顏子為邦之問。夫子則告之以遠佞人。蓋水訥者近仁。多言者數窮。佞多失言。不佞不害其為賢也。○新安陳氏曰。或人稱仲弓之仁。而短其不佞。夫子上不輕許仲弓以仁。而反喜其不佞。附東陽許氏曰。上焉用佞。蓋泛言下焉用佞。專言仲弓。禦人兩句。是言不用佞。而說焉用佞一句。在上不知其仁。是言仲弓而以焉用佞繼之。○語錄問為入君止於仁。若是未仁。則不能視民猶己。而不足為君。然夫子既許仲弓南面。而又曰。未知其仁如何。曰。言仁有麤細。有只是指那慈愛而言。底有就性上說。底這箇便較細膩。若有一毫不盡。不害為未仁。只是這箇仁。但是那箇是淺底。這箇是深底。那箇是疎底。這箇是密底。○或疑仲弓之賢。而夫子不許其仁何也。曰。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當之。如顏子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况仲弓

論語大全 卷之五 公冶長 六

雖賢未及顏子。聖人固不得而輕許之也。蔡氏曰全體是天理

渾然無一毫之雜。不息是天理流行。無一毫之間。愛之理。心之德。六字。訓仁之義。為甚切。全體不息四字。所以盡仁之道。為甚大。只此十字之約。不惟諸儒累千百言。莫能盡。而前後聖賢所論仁字。溥博精深。千條萬緒。莫不總會於十字之中矣。○勉齋黃氏曰。當理而無私心。朱子據所聞於師者而言。此章即已之。所見而言。全體二字。已足以該當理。無私心之義。加以不息二字。又五字。未盡之旨。蓋亦因其所已聞而發。其所獨得。故子文。子子。章雖引師說。而或問乃曰。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無少間息。不足以名之。則亦引前章之說。以釋後章之旨。亦足以見前說之義。為詳且密也。○陳氏曰。仁惟此心。純是天理。無一毫人欲之私。乃可以當其名。全體云者。非指仁之全體而言。乃所以全體之也。○西山真氏曰。仁者兼該萬善。無所不備。如人之頭目手足。皆具。然後謂之人也。○雙峯饒氏曰。此體字當

份按真氏此條尚有解不息數語不知何故刪去然自四

書通以來已然矣

作活字看。即君子體仁之體。仁之體本全。故體此仁者。不可以不全。○雲峯胡氏曰。全體而不息。如真蔡之說。則仁之體本自渾全。如陳饒之說。則是以人全體之。愚玩朱子之意。仁道至大。是說仁全體而不息者。是說仁者之人。故著一者字。蓋仁只是人之本心。所貴乎仁者。於此心本體。無一毫之虧欠。又無一息之間斷也。○新安陳氏曰。胡氏通主仁者之人之說。自是。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為仁。此體仁之說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仁以為己任。弘也。死而後已。毅也。仁者本心之全德。必欲以身體而力行之。全體此仁。即弘也。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此不息。即毅也。必如此始足。以參透全體而不息者之語。歟。通旨。朱氏公遷曰。愚承先君子之教。曰。仁之一字。以成德言者。不易言。蓋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者。亞聖者也。體之未必能全。而息之之時。又多者。仲弓子路以下是也。若原憲之克伐怨欲不行。而遽以為仁。則非惟未加不息之功。而實不知全體之妙矣。○又按指仁之全體而言。則

為自然之德性。自人能全體不息之而言。則為體道之成德。此皆專言之仁。皆可謂之以德言也。附仁山金氏曰。仁道至大。全體者。謂全體此仁。無一事非仁。也不息。謂無所間斷。無一時非仁也。全體橫說不息。豎說。

○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雕開。孔子弟子。字子若。人。斯指此理而言。信謂真。

知其如此。而無毫髮之疑也。開自言未能如此。陳氏

曰。未能真知此理。而無毫髮之疑。未可以治人。故夫

則正當學時。未是學優而仕時。子說其篤志。程子曰。不先自信。何以治人。○朱子曰。

事。父孝。皆是這箇道理。若自信得及。則雖欲不如此。不可得。若自信不及。如何勉強做得。欲要自信得及。

呂晚村曰。使開是就他材分。可使說開是因他篤志。所見者大。不肯小用。又有出於聖意之外者。故說之原。不是矛盾也。若如艾千子說。自見不足。益見其可仕。却小看了。未信道理。弄舜事業。亦只是一點浮雲。過大虛耳。故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莫要着大了。仕字。朱子篤志。正指見大意。不安。小成。恐人誤看。入過高處。故下篤志二字。便着實。即所謂進取也。若如千子說。

止就政事推行處講。并篤志二字。亦錯看小樣矣。近人謬指斯字。渠自着魔。妄見豈可。因噫。廢食。此即所謂高者流於空虛。卑者入於功利。其不知此理一也。又曰。斯未能信。即據所學所仕。日用平常之理。切實下語。不將斯字看作黑。腰子。方於註中篤志與不安於小成。意親切有味。又曰。近論此節者。惟取使說二字。及對契神情。謂吾斯句不可實發。此種議論。一出純作拈花微笑。一向打入青州布衫。庭前柏樹子去矣。○困勉錄曰。袁了凡云。聖賢之志。全在天下國家。而開之未信。則就此心。獨知處說。豈有開不能仕。而錯使之者乎。蓋學稍有得。苟存心於天下。則於人必

又須自有所得。於這箇道理上。見得透。全無些子疑處。方是信。○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於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尚自保不過。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故曰。吾斯之未能信。語錄知只是。一箇知。只是有深淺。須是知之深。方信得及。如漆雕開。吾斯之未能信。是也。若說道。別有箇不可說之知。便是釋氏之所謂悟也。○問。是見得吾心之理。或是出仕之理。曰。都是這箇理。不可分別。漆雕開却知得。但知未深耳。所以未敢自信。問。程子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如何。曰。也是他得這意思。漆雕開想見他。些子未至耳。伊川嘗言。虎傷者。神色獨變。此為真見。得信得。凡人皆知水蹈之必溺。火蹈之必焚。今試教。他去蹈水。火定不肯去。無他。只為真知。○蒙引。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聖人豈不知開之志。高遠。毫髮之疑。但以為亦可以仕。而不知開之志。高遠。如此。則有出於夫子意料之外者。故一聞其言。而深

有所濟。此夫子使開之意也。學未大成而此理未徹未悟。則雖澤被生民皆分外也。此開辭夫子之意也。二意原不相礙。按蒙引以夫子亦知開之未能信與謝氏註稍異。然實可從。凡亦是本蒙引來。又曰。斯字指理。信字及註已見大意見字。篤志志字。不安小成不安二字。指心。謂斯指心言者。謬謂指世言者。尤謬。又曰。朱子雖云點見得高。想只在氣魄上略分。其實斯字包得點許多話。至篤志處。又是開所獨。又曰。瞿昆湖云。卽其不輕於仕。則他日之能仕。可知卽其不安於未信。則他日之能信。可知。趙浚谷曰。子之說之。只說其當下一念。豈暇推及他日之信不信。夫子

喜之。斯字所指甚大。所包甚廣。吾斯之未能信。非謂無所見也。但未盡耳。○程子曰。漆雕開已見大意。故夫子說之。朱子曰。大意便是本初處。手做工夫。若已見得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斯者。非大意。而何若。推其極。只是性。蓋帝之降衷。便是。○陳氏曰。開於心體上。未到昭晰融釋處。所以未敢出仕。其所見處。已自高於世俗諸儒。但其下工夫不到頭。故止於見大意爾。附讀書錄。程子言。漆雕開已見大意。卽道也。道卽性也。又曰。斯指此理。而理卽性也。天下萬理。不出於一性。知性則可悟道。又曰。古人見道分明。故其言如此。或問。開未能自信。而程子以爲已見大意。見道惟見之。不明。故若存若亡。一出不見。其大者。故安於小。至之淺深也。今開之不安於小。如此。入而不自知其大。所者不能矣。卒然之間。一言之對。若目有所見。而手有所指者。且其驗之於身。又如此。其切而不容自欺也。

亦豈能預保而預喜之耶。按畢竟兼說爲是。份按語類云。斯只是這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信是雖已見得如此。却自斷當恐做不盡云云。輯釋本將信是雖已見得如此。信字誤刻於字。而大全遂仍之。編書者直是不曉文義矣。份按。胡氏謂毫釐未信。皆自知之。乃是見道分明處。蓋此卽不知爲不知。是知之意。然於見道分明。却只說得半邊。存疑兼必先自信。方能治人立說。乃爲完備。

則其見道之明。又爲如何。然曰。見大意。則於細微。或有未盡。曰。見道分明。則固未必見其反身而誠也。○慶源輔氏曰。人惟見道不明。故所言含糊。不決。今開斷然以爲未能信。未可以仕。而治人。故知其見道分明也。○胡氏曰。謂之見道分明者。凡毫釐之未信。皆自知之也。謝氏曰。開之學無可考。然聖人使之仕。必其材可以仕矣。至於心術之微。則一毫不自得。不害其爲未信。此聖人所不能知。而開自知之。慶源輔氏曰。聖人明於知人。何不能味曲折。不若開自知之精耳。其材可以仕。而其器不安於小成。他日所就。其可量乎。夫子所以說之也。朱子曰。據他之。是他不欲如此小用了。又欲求進。是他先見大意了。方肯不安於小成。若不見大意者。只安於小成耳。如

份按須是真見得下原文有
有字當添入

人食藜藿未食芻豢只知藜藿之美及食芻豢則藜藿不足食矣又曰他是不肯便做小底所謂有天人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問開之未信若一理見未透即是未信否曰也不止說一理行一不義殺一不幸得天下不為須是真見得不義不幸處便不可以得天下若說畧行不義畧殺不幸做到九分也未甚害也不妨這便是未信處這裏更須玩味省察體認存養亦曾見得決定恁地而不可不恁地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處耳○開所謂斯是他見得此箇道理了只是信未及他眼前看得濶只是踐履猶未純熟他是見得箇規模大不入這小底窠坐曾點被他見得高下面許多事皆所不屑為到他說時便都恁地脫灑想見他只是天資高便見得恁地都不曾做工夫○點見得高却於工夫上有疎畧處開見處不如點然有向進之意點規模大開尤縝密○論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慶源輔氏曰器言其志量也所見者大所知

者明則其志量自然不肯安於小成其進進不已之意不至於大而化化而不知之神不止也則他日所就果可量乎○胡氏曰開得其大而不局於小○雙峰饒氏曰集註釋悅字有三朱子謂悅其篤志程子謂悅其已見大意謝氏謂悅其不安於小成其實相貫惟其見大意故不安於小成惟其不安於小成故篤志○按程氏遺書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集註采之以曾點事在後不欲學者躐之故去上二字○雲峯胡氏曰已見大意已字有意味蓋漆雕開已見大意而未析其微曾點已見大意而易畧於細使二子之學各有所進則其已然者固如此而其未然者當不止於此也已字當如此看附纂疏黃氏曰謝氏說一毫不自得不害為未信似指心之所存者而言集註言真知如此而無毫髮之疑則專指所知而言安知未信之言非兼知行而言邪曰觀斯字之義則指斯道而為言非指此心之志於道而言故但知為言也然謂之真知則是心理相契無疑礙安有所存所行之未實乎故但言知而謝氏之意在其

份按困勉錄謂信字內有二
意一是細微之必盡一是反
身而皆誠大全朱子第四段
甚明愚謂惟細微必盡自反
身皆誠細微必盡意尤重可
包反身皆誠意在內看本註
專以真知言可見存疑說信
字雖主反身而誠一邊然却
從細微必盡說來也

中矣。○存疑信最難不止是知尋常知得義理合當
如此臨做時却又不如如此這便是不能信亦緣知得
未真耳若知得十分透徹時就見得決要恁底做不
恁底做不得任是生死也不能惑這方是信。○信是
知至地位朱子曰人知鳥喙之殺人不可食斷然終
於不食是真知之也知不善不可為而猶或為之是
特未能真知也愚按知之真自不食不為這就是信
○吾斯之未能信這意思不是小可他於天下義理
都要到那盡頭處方肯出來應世其一念求道之志
直欲到十分地位若一念未到決不肯已非苟且隨
世以就功名者。○開見得道理須要到那自信處方
可應世便有大學明德新民止至善規模這等見解
與尋常瑣瑣者不同故曰已見大意。○知得治已工
夫須到盡頭處方可出來治人又知得自家未到信
地位此皆見
道分明處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

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桴音孚從好並去聲與平聲材與哉同古

字借用

桴筏也筏房越反編竹木為之程子曰浮海之歎傷天下之無

賢君也子路勇於義故謂其能從已皆假設之言耳

此歎與欲居九夷同意子路以為實然而喜夫子之與已故夫

子美其勇而譏其不能裁度待洛反事理以適於義也

慶源輔氏曰聖人欲浮海豈有憤世長往之意其憂
時閔道之心蓋有不得已者子路不惟今日遂以
夫子為必行而喜其與已其平日所為多傷於剛果
而不能裁度以適義如率爾之對迂也之言皆是也
夫子所以教之○胡氏曰得時行道使天下無不被
其澤此聖人之本心世衰道否至於無所容其身豈

翼註曰說者謂好勇二句泛
就子路平日言看來口氣似
泛而意實專為此事發也

王字泰曰。仁道至大至精。勇者不得而借其力。藝者不得而用其才。善說辭者不得而施其辨。當時皆不識仁。故因武伯之問而皆以不知答之。

聖人之得已。乘桴浮海。雖假設之辭。然傷時之不我用也。如子路之勇於義。不以流離困苦而二其心。故謂其能從我。是皆憂深思遠而形於言也。子路不知夫子之本心。而喜夫子之與已。可謂直情徑行而無所忤度也。○汪氏炎昶曰。集註不能字。是揚而抑之處。所能者稟賦之剛果。所不能者學力之未至也。○新安陳氏曰。既云勇於義。又云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何也。蓋勇於義。是畧見大意。能勇於行。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是不能審察精義。而有誤勇決行之者。故其仕於衛也。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死之。是勇於義。不知食出公之食。為非義。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存疑此與居九奪同意。浮海亦不是。泛往冀有所遇耳。謂道不行無所往矣。吾將乘桴浮於海。海島之君。或者有所遇乎。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於仁。蓋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

與其才。正是不與其仁也。○呂晚村曰。聖門重求仁。用才非本旨也。但聖人言語。自是八面旁通。在武伯分上看。未嘗無此義。只可使二字。自見又曰。此意論三子不實。斷其于仁如何。而曰不知者何也。蓋仁者乃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之謂。若于此有纖毫信不及處。則或日月至焉。亦不可知。或人欲欲起。天理漸滅。亦不可知。若欲舉其全體而言。當下便要承當此一字。大概難說。至于治賦為宰。與賓客言到盡得。仁字後皆可點鐵成金。若其未能則治賦自治。賦為宰。自為宰。與賓客言。自與賓客言。與仁字總沒交涉也。今人有云。仁必全體既備。而後可知。仁必舉念皆理。而

無故以不知告之。

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乘去聲

賦兵也。古者以田賦出兵。故謂兵為賦。春秋傳。後凡

言春秋所謂悉索。敝賦是也。左傳襄公八年。悉索音色。盡也。悉盡

敝邑之兵賦。敝賦以討於蔡。三言子路之才可見者

如此。仁則不能知也。朱子曰。仲由可使治賦。才也。不知其仁。以學言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

也不知其仁也。

後可知。是洞見本原之論。又曰：仁只純是天理，無一毫私心之謂。三子未必無一毫私心，近仁處，然謂之無一毫私心，則不能若三子之才能。則自有三子地位在，但不得以此准當仁字。朱子論漢文帝唐太宗功業，不准當三代，亦是此意。乃知此章不是泛論人，才正要令人識得箇仁字。若以人才並講，或友重才一邊皆謬也。又曰：仁道之大，只在事物之間，非金溪黑腰子也。所以不知者，只是私意未盡。

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長上聲，家臣之通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華。魯人。○朱子曰：渾然天便是。不仁三子之心，不是都不仁，但是不純爾。○問三子雖全體未是仁，苟於一事上能當理而無私心，亦可謂之一事之仁。否？曰：不然。蓋纔說箇仁字，便用以全體言。若一事上能盡仁，便是他全體是仁了。若全體有虧，這一事上必不能盡仁。纔說箇仁字，便包盡許多事，無不當理而無私了。所以三子當不得箇仁字。聖人只稱其才，聖門工夫，不過居敬窮理以脩身也。由求只是這些工夫未到，故夫子所以知其未行。而仁流行矣。○慶源輔氏曰：諸子之於仁，蓋亦勉

問其仁，非問其才。

份按或謂顏子明睿所照已到一貫地位，子貢尚在聰明聞見上著力，所以不如。即使聞一亦知十，猶然弗如。愚觀聖門論用功，每從聞見入，故

焉而未能有諸己也。故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能造其域而不能久耳。方其志氣清明，存養不懈，則其心存而有其仁，及私意橫生，少有間斷，則是心亡而無其仁矣。將以為有則有時，而無將以為無則有時，而有既不能必，其有無則以不知告之。○勿軒熊氏曰：此與後篇由可使有勇，求可使足民，赤願為小相章互見。兵財禮樂乃國之大政，而三子之才皆足以當之。見聖門有用之學。然治事之才易見，本心之德難全。故夫子皆不許其仁。附四書通仲弓重厚簡默在德行之科。夫子尚以為不知其仁，則於由求以為不知其仁，宜矣。朱子於仲弓章或問獨提出全體而不息五字，蓋謂仲弓地步未及乎此也。集註以此為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無，則其去仲弓又何如哉。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女音汝愈勝也。

一則曰多聞多見。再則曰多聞多見。然聞字又可包見字。如儀儀文辭之皆得言聞是也。其在子路再有各以聞斯行諸為問。記者又稱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未有。抹倒聞字者。吾與回言終日。是即顏子之聞也。安得以聞見上着力為字。病或又謂子貢病在以聰明聞見自負。今能自知自屈。即此一念。便能於本體上反求。自可幾致一貫之妙。故夫子與之。不是許其知一可進於知十。愚謂子貢既能自知自屈。便不安于已知。不盡其已至。而有可自進之機。夫子所以與之之意如此。其終聞性與天道也。豈非知一之果進於知十乎。如謂舍聞見而反求本體。以

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以知十賜也聞。以知

一數之始。十數之終。二者一之對也。胡氏曰十者數之終。以其究極

之所至而言。二者一之對。顏子明睿。余例所照即始

而見終。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而識彼。無所不說。音悅告

往知來是其驗矣。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朱子曰明睿所照

推測而知。兩句當玩味。明睿所照。如明鏡在此。物來畢照。推測而知。如將些子火。逐些子照去。慶源輔

氏曰。聞一知十。不是一知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知得周徧。始終無遺。故無所不悅。知得通達無所執泥。故告往知來。然

幾一貫。乃是禪陸宗旨。非聖門之學也。或謂明睿所照。推測而知。是朱子分別兩人之知。子貢尚未知其分別在此。愚謂子貢若不能真知其所。以弗知處。恐未即甘心自屈也。或謂此一章不知在既聞一貫之後。抑在未聞一貫之前。諸儒尚未參及。愚謂聞一貫之與聞性與天道。實是一時事。先儒既謂此後終聞性與天道。則此章自在聞一貫之前。無可疑也。外此紛紛邪說。為今人所不復道者。則愚亦不復置辨矣。

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又曰。惟是生知之聖人。則全體昭著。不待推廣。若夫學而知之者。則須居敬窮理。漸漸開明。固不能無淺深之異也。○胡氏曰。顏子之於吾言。無所不說。可為知十之驗。子貢之告諸往而於來者。可為知二之驗。又曰。聞一知十。豈有事可指哉。亦以況顏子明哲。舉首見尾而已。所不及耳。○語錄問。聖人生知。更不用理會。但聖人較之。顏子則如何。曰。孔子問回。聞一知十。是明睿所照。若孔子則如何。曰。孔子又在明睿上去。耳順心通。無所限際。古者論聖人。都說聰明如堯。聰明文思。惟天生聰明時。又直聰明。作元后。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聖人直是聰明。○問顏子明睿所照。令下已得其全體。不知於金聲玉振。體段俱到否。曰。顏子於金聲意思。却得之。但於玉振意思。却未盡。問只是做未到。却不是見未到。曰。是他合下都自見得。周徧但未盡其極耳。○問子貢推測而知。亦是格物窮理否。曰。然若不格物窮理。則推測

甚底。○朱子文集程允夫問女與回也孰愈孔子以此問子貢則子貢之亦顏曾之亞然其所以不及二子者正在於以見聞為學孔子未欲以見聞外事語之故姑云吾與女弗如他日乃警之曰汝以子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道非多學所能識則聞一知十亦非所以為顏子答曰子貢言聞一知二知十乃語知非語聞也見聞之外復謂何事請更言之

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與許也。○胡氏曰子貢方人夫子既語御以不暇又

問其與回孰愈以觀其自知之如何聞一知十上知

去聲之資生知之亞也聞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資學而

知之之才也子貢平日以已方回見其不可企丘氏云智

二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難於

自屈朱子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夫子所以與其弗如之說○慶源輔氏曰自屈生於自知

自知之明則不容於不自屈也且自知之明則不安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之

故既然而又重許之去聲

此其所以終聞性與天道不特聞一知二而已也朱子

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敏悟曉得時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

得去使其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曾顏而下便用還子貢如冉閔非無德行然終

是曉不甚得擔荷聖人之道不去所以孔子愛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新安陳氏曰孔門穎悟莫

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者哉

李衷一曰於人二字極其感概俱暗指宰子與傷今思古意絕不相干聽言信行與聽言觀行俱活看夫子何嘗受人欺蓋曰吾不忍逆之云耳且始之人安得言行都相符亦豈謂今之人言行都相符

○宰子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

於子與何誅朽許久反朽音汗與平聲下同

晝寢謂當晝而寐朽腐也雕刻畫也朽鏹莫官反也言

其志氣昏惰教無所施也新安陳氏曰志謂心志氣謂血氣志先惰氣隨而昏

則教無施處如朽木糞牆雕畫之工無施力處也與語辭誅責也言不足責

乃所以深責之

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

言而觀其行於子與改是行去聲

宰子能言而行不逮故孔子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

蓋抑揚反覆以深警之也湯霍林曰始今非兩時猶云吾原是要如此而近來不爾也一串說

失亦以重去聲警之也慶源輔氏曰宰子以言語稱於聖門而孟子亦以為善為說辭

然論喪則欲其短論仁則病其愚對社則失其義至此晝寢而夫子深責之且自言於子之事而改此失則能言而行不逮可見矣

胡氏曰子曰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范氏曰君子之於學惟日孜孜斃毗祭反而後

已惟恐其不及也宰子晝寢自棄孰甚焉故夫子責

之胡氏曰宰子不能以志帥入聲氣居然而倦是宴安

之氣勝傲戒之志惰也古之聖賢未嘗不以懈惰荒

寧為懼勤勵不息自彊此孔子所以深責宰子也聽

言觀行聖人不待是而後能亦非緣此而盡疑學者

困勉錄曰說統云剛主心體說不論作用或有專就作用上說者看來亦可兼用○說統曰慾是不剛之病根無慾乃能剛而不屈非不屈於慾也或以申棖為剛是就氣質上說夫子以申棖有慾不得為剛是就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識破○翼註曰註堅強

特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使謹於言而敏於行耳軒覺

蔡氏曰學者誠能立志以自彊則氣亦從之不至於昏惰何有於晝寢故學莫先於立志○慶源輔氏曰玩理以養心則志不昏以志而帥氣則氣不惰志不昏氣不惰則有受教之地而聖人之教可得而施也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朽正以喻其志氣昏惰而教無所施耳聽言觀行聖人明睿所照不待是而後能至誠與人不逆於詐故非緣此而盡疑學者仁以體物教人不倦故因此立教以警羣弟子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慾焉得剛

焉於度反

剛堅彊不屈之意最人所難能者故夫子歎其未見

申棖弟子姓名魯慾多嗜時利慾也多嗜慾則不得

不屈不是不屈於慾只是說一念中饒一事外皆皆屈也○說約曰慾與無慾又在屈與不屈上面若謂即不屈於慾則扭做一處無分曉矣又曰凡語意皆以照下為理然又有必不可照下開說乃妙者如管仲器小及此吾未見剛一句是也有慾焉剛方是明其所以然之故若首句先道破即下文亦何但嚼嚼○份按呂晚村謂論剛之全義即無慾不足以盡剛愚觀孔子謂內省不疚何憂何懼曾子謂自反而縮千萬人吾往孟子謂浩然之氣集義所生皆言剛之必由于無慾也且所謂慾者不必沉溺其中絕有所向便是慾非禮勿視聽言動正求去這個慾字無慾

為剛矣問慾欲何分別朱子曰無心欲字虛有心慾字實二字亦通用○程子曰人

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氏曰剛與慾正相反

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拚之謂慾

故常屈於萬物之下自古有志者少無志者多宜夫

子之未見也棖之慾不可知其為人得非悻悻下項反

自好者乎新安陳氏曰孟子集註悻悻聲去悻怒意自好自愛其身也故或者疑以

為剛然不知此其所以為慾耳程子曰凡人有慾則不剛至大至剛之氣

在養之可以至焉○朱子曰剛是堅強不屈卓然有立不為物欲所累底人故夫子以為未見○凡人纔貪一件物事便被這物事壓得頭低了纔有些慾便被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節齋蔡氏曰

之難如此。則是無慾自足以盡剛也。然謂無慾不足盡剛亦自有說。蓋謂無慾即是剛者。克已便是復禮之說也。謂無慾不足盡剛者。克已又須復禮之說也。愚嘗細玩此二章之旨。竊謂仁者必須復禮工夫。纖悉必到。動容周旋無不中禮。方可謂仁。不是空空克去已私便了。若剛之為義。只是私欲盡除。堅強不屈。便是當之無愧。恐尚未到動容周旋中禮境界。故語類中問者。有剛亦非是極底地位語。不得中行章語類云。聖門只顏子如此純粹。如曾子便過于剛。夫謂之過于剛。其不能純粹而動容周旋中禮可知。然畢竟即此便可謂之剛也。賢哉回也章語類云。問顏子

不改其樂與浩然之氣如何。曰。也是此意。但浩然之氣說得較粗。夫程子謂顏子所樂者。仁。朱子謂惟仁故能樂然。則顏子之樂。仁也。而浩然之氣。剛也。朱子既謂浩然之氣較粗。可見仁之與剛自有精粗之別。而剛之義。洵不外乎無慾。正不得無慾不足以盡剛。而引克已又須復禮為比也。○朱子解仁者必有勇云。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為。夫仁者之勇。只是心無私累而已。孰謂無慾不足以盡剛乎。

范氏謂剛者天德。惟無慾者乃能之。神龍惟有慾。是以人得求其慾而制之。亦得而食之。聖人無慾。故天下萬物不能易也。蘇氏謂有志而未免於慾者。其志嘗屈於慾。惟無慾者能以剛自遂。某聞之。師曰。剛者外雖退。然自守而其中不諱於慾。悻悻者外雖有崛疆之貌。而其中實有計較勝負之意。即此便是慾。聖人觀人直從裏面觀出。見得他中無所主。只是色莊便是慾了。○胡氏曰。剛則已大物。小凡天下之可欲者。皆不足以動之。所謂伸於萬物之上。是也。慾則已小物。大隨其意之所貪。俯首下氣以求之。所謂屈於萬物之下。是也。所以相對而相反。有此則無彼也。○西山真氏曰。所謂勝物者。謂立志堅強。不為外物所奪。凡榮辱得喪禍福死生。皆不足以動之。如孟子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勝物。非剛暴恃氣求以勝人之謂也。為物掩之謂慾。言陷溺於物欲之中。不能自克。如為物遮覆掩遏而不能出也。○雙峯饒氏曰。悻悻只是色厲底人。孟子所謂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是也。此

等人外面雖似剛。其中心不過為名。這便是自好。便是慾。即所謂色厲而內荏也。○厚齋馮氏曰。槎之剛乃血氣之剛。夫子所言乃義理之剛也。血氣之剛物慾得以屈之。惟義理之剛則不為外物所奪。爾○雲峯胡氏曰。孟子論浩氣曰。至大至剛。此天地之正氣也。悻悻自好。客氣也。或人於申棖惑其剛之似。而夫子識其不剛之真。附蒙引。堅強不屈。謂所守者固而不可撓也。此與易所謂不以入欲害其天德之剛。剛字同。蓋剛者純是天理。不屈只為不可屈撓。難限說。不屈於慾。有慾故屈。無慾則不屈。所謂大勇。孟氏所謂浩然之氣也。必自反而縮。然後千萬人吾往也。集義然後能生。浩然之氣。故曰。根也。慾焉得剛。○存疑。此所謂剛。即曾子所謂大勇。孟心有一點慾。則自反不直。而氣欲然以餒矣。必以集義為事。使心純乎理。而自反常直。內省不疚。然後浩然之氣自此而生。不憂不懼。雖千萬人吾往矣。○剛與柔相反。慾乃剛病。根謝註謂剛與慾正相反。未是。

翼註曰及字就百下言不就後日言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言我所不欲人加於我之事我亦不欲以此加之於人此仁者之事不待勉強上聲故夫子以為非子

貢所及朱子曰欲無加諸人此等地位是本體明淨發處盡是不忍之心不待勉強乃仁者之事

子貢未到此田地而遽作此言故夫子謂非爾所及言不可以躐等○程子曰我不欲

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仁也施諸己而不願

亦勿施於人恕也恕則子貢或能勉之仁則非所及

矣愚謂無者自然而然而勿者禁止之謂此所以為仁

困勉錄曰說統謂文章性道亦非二件文章是性與天道之著性與天道是文章之蘊

可聞不可聞都從學者看領會得與不得耳夫子之文章即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也不聞者止聞文章能聞者即聞性與天道按理原如此然此處却不重只重教不躐等文章是夫子日以教人者故可聞性道夫子所不輕以告人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怒之別必列反○朱子曰此章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說得如此明白所以分仁恕者只是生熟難易之間爾熟底是仁生底是恕自然底是仁勉强底是恕無計較無親當底是仁有計較有親當底是恕○雲峯胡氏曰本文無字是子貢說勿字是夫子說程子是借夫子說恕之事以見子貢所言是仁之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德之見賢遍反乎外者威儀文辭皆是也慶源輔氏

曰威儀德之見乎容貌者性者人所受之天理天道文辭德之見乎言語者

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其實一理也言夫子之文章曰

者故不可聞。翼註云文章即性天顯設處性道即文章隱微處本是一而二而二而一章旨不重合一上此說得之矣。又曰須味註字字謂夫子之言而學者不可得聞非也。謂夫子之竟不言雅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亦非也。使其日言則有躐等之病且學者仍不可聞亦多此言乎。使其竟不言唯即文章以為言而聽學者之自悟則聖人之教初無高下之分而亦不見所謂不躐等之妙矣。

見乎外固學者所共聞至於性與天道則夫子罕言之而學者有不得聞者蓋聖門教不躐等子貢至是始得聞之而歎其美也。

問子貢是因文章中悟性天

道抑後來聞孔子說邪朱子曰

是後來聞孔子說曰文章亦是性天道之流行發見處曰固亦是發見處然他當初只是理會文章後來是聞孔子說性與天道今不可硬做是因文章得

陳氏曰聖人教不躐等平時只是教人以文章到後來地位高方語以性與天道爾

新安陳氏曰堯之文章朱子釋以禮樂法度與此不同者堯達而在上其文章見於治天下夫子窮而在下其文章惟見於吾身在天下故以禮樂法度言在吾身故以威儀

文辭程子曰此子貢聞夫子之至論而歎美之言也。

王氏曰此理在天未賦於物故曰天道此理具於人心未應於事故曰性即元亨利貞仁義禮智是

也文章至顯而易見此理至微而難言。○西山真氏曰文章二字之義五色錯而成文黑白合而成文章者粲然有文章者蔚然有文章文章可聞夫子平日以身教人凡威儀文辭自然成文有章者皆是所謂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也若性與天道則淵奧精微未可遽與學者言恐其億度料想馳心玄妙反躐等而無所益故罕言之論語僅有性相近一語亦已是兼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至於贊易方云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方是正說性與天道亦可謂罕言矣子貢後來始得聞之而有此歎也。附語錄自性與天道言之則天道者以天運而言自聖人之於天道言之則天道又却以性分而言這物事各有箇頓放處。○問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道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此學禪者之說若如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

說統曰此卽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畫出子路一箇心事也未能行要看得活謂子路力不從心而未非也方纔聞善時豈能卽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有聞矣註及字可味○葉應身曰惟恐恐字非是怕聞乃恐惕之意蓋急皇皇不少寧處惕然猛圖欲聞斯行之以爲後聞之地以裕繼

言言大全卷之三
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與天道耳○讀書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子貢以夫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若開口卽論天命性與天道聽者果能入乎又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聞故程子不以太極圖說語學者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前所聞者既未及行故恐復扶又有所聞而行之不

給也○范氏曰子路聞善勇於必行門人自以爲弗

及也故著之若子路可謂能用其勇矣朱子曰子路不急于聞而

須喫盡方好喫不盡又增加亦徒然○南軒張氏曰

行之力耳推其心直欲盡天下之善而聞之尤欲盡所聞之善而行之然後已是何等勇果力量純之則行健不息矣

困勉錄曰不可提敏字作主但性敏位高亦可交互說蓋性敏者多不好學况又位高乎位高者多恥下問况又性敏乎○說叢曰講是以謂之文也與可以爲文矣不同

有所聞而實未副勇者之所恥也唯恐有聞則其篤於躬行可知門人記此亦可謂善觀子路者矣然比之得二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則未免有強力之意耳○慶源輔氏曰人之有勇多有用於非所當用者子路之勇用以力行真能用其勇矣○勿軒熊氏曰子路勇於力行而致知工夫不及所以死於孔悝之難○或曰此卽子路聞斯行之之勇門人以爲弗及而著之夫子以爲兼人而退之何也雲峯胡氏曰著之者門人弗及其行之勇雅敬之辭也退之者夫子恐其徒事乎行之勇陶成之術也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

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好去聲

孔文子衛大夫名圉音語凡人性敏者多不好學恃其天資

多怠於學位高者多恥下問位高自驕多恥問於卑下故諡法有以勤

學好問為文者蓋亦人所難也。孔圉得諡為文以此而已。○蘇氏曰：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妻之。

疾通於初妻之娣。大計反文子怒將攻之，訪於仲尼。仲

尼不對命駕而行。疾奔宋，文子使疾弟遺室孔姑。

渠乙其為人如此而諡曰文，此子貢之所以疑而問也。

春秋左氏傳云：哀公十一年冬，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宋人，衛大夫。其娣嬖于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由宋朝之女，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實於穽，衛邑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文子遂奪其女，不嫁。太叔疾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奪太叔疾之軒車以獻於君。取是二者以奪妻奪軒，二事為恥，故出衛人立其弟遺室，遺疾之弟，使室孔姑。孔姑，文子

之女疾之妻也，使遺室之。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瑚簋之事，瑚簋禮器也。夏曰：瑚，周曰：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孔子不沒其善言能如此。

亦足以為文矣。非經天緯地之文也。史記諡法解：惟周公且太公望

嗣王業建功於牧野，終將葬，乃制諡，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號者功之表，有大功則賜之善號，以為稱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於己，名出於人，名謂諡號。經緯，天地文道，德博聞文勤學好問，文慈惠愛民，文愍民惠，禮文賜民爵位文。○朱子曰：此章因論諡而發，然人有一善之可稱，聖人亦必取之。此天地之量也。○問孔姑事如此，不好便敏學好問，濟得甚事。曰：古諡法甚寬，所謂節以三善言，只有三善亦取之。節者，節畧而取其一善也。孔文子固是不好，只敏學下問，亦是他好處。周禮諡，只有二十八字，不成說孔文子與文王一般。蓋人有善多者，則摘其尤善者一事以為諡，亦有只有三善

份按表記云：諡以尊名，節以壹惠。鄭註雖云：壹讀為一，惠猶善也。然惠字解者不一，不可竟改作一善。語類亦仍用一惠二字也。

呂晚村曰。古人謂諸葛孔明有儒者氣象。以其本領好也。今人看孔明。只是一箇大有才具。而孔明自言則曰。先帝知臣謹慎。又云。南陽有八百餘家。孔明本領也。惟夫子

則只取其一善以爲諡而隱其惡。如孔文子是也。惟無二善可稱而純於惡。然後名曰幽厲耳。○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底。經天緯地。是一橫一直。皆是文理。故謂之文。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緯天地之文。○胡氏曰。日月星辰風雨霜露天文也。山嶽河海草木花卉地文也。微而鳥獸蟲魚皆有文焉。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經天之文也。封山濬川若草木鳥獸緯地之文也。天文粲乎上。地文陳乎下。聖人處乎中而經緯之。所以裁成輔相之。以爲用也。○厚齋馮氏曰。諡法之爲文者六。而勤學好問居其一。殆取諸此歟。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音僑。恭謙遜也。敬謹恪。克各也。慶源。

之論子產亦然。恭敬惠義。方是子產真面目。又曰。子產之惠義。因養使而分。其實精神作用盡在義一邊。而其義行處。純是惠。故夫子他日曰。惠人也。惠中原有義。義中亦有惠。看透此意。方切于產平生。○困勉錄曰。首說箇行己之恭。則與夫三歸及坊。侈然自放者異矣。此一句是爲人根本。唯此處服得人。故事上使下得行其志也。又曰。鋤姦事大用人。皆是事上內事。存疑所謂陳力就列也。

輔氏曰。首篇釋恭爲莊敬。此又釋爲謙遜者。恭敬謙遜皆禮之端。緣此文有事上也敬。故以謙遜釋恭。謹恪釋敬。蓋謙遜乃恭之實。而於行己爲切。謹恪乃敬之實。而於事上爲宜也。○存疑。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單言恭。則該敬。篤恭而天下平。是也。單言敬。則該恭。君子脩己以敬。是也。行己恭。是主容說。蓋出入起居升降進退。見之一身者。皆行己也。夫子溫良恭儉讓之恭。亦是主容說。事上敬。不止拜跪趨走之間。陳力就列。乃敬之大也。故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前註解恭讓之恭曰。莊敬。此曰謙遜。夫子師道子產也。惠愛利也。使民義如都鄙有章。通考。仁山金氏曰。都鄙如大都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又師都建旗縣鄙。建旒。當時鄭國多強族。分食都鄙。必多侈僭。故子產限之。使城郭車騎。上下有服。通考。仁山金氏曰。謂章服各有尊卑也。上下有服。使貴賤衣冠各有等級。不得踰侈。當時鄭國衣冠踰制者。田有封洫。忽城藏而不敢服。故有取我衣冠之頌。反通。

考仁山金氏曰封疆溝洫此水陸之路所以限井田之界當時井田制壞漸有開阡陌相侵越兼并之患故使民封土為疆通水為洫以正經界止侵并復田制一時使民力為之所以有作封洫之譏有取我田疇之類左傳襄公三十年鄭子皮授子產政子產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杜氏註國都及邊鄙車服尊卑各有分部公卿大夫服不相踰封疆也洫溝也廬舍也九夫為井使五家相保○朱子曰有章是有章程條法有服是貴賤衣冠各有制度鄭國人謂取我田疇而伍之取我衣冠而褚之是子產為國時衣服有定制不敢著底皆收之囊中故曰取而褚之又曰有章是一都一鄙各有規矩有服是衣冠服用皆有等級高卑義字有剛斷之意其養民則惠及使民則義惠與義相反便見得子產之政不專在於寬就都鄙有章處見得義字在子產上不在民上○或問四者亦有序乎曰行已恭則其事上下非有容悅之私而能敬矣惠及於民而後使之以義則民雖勞而不怨矣

份按夫三為屋屋三為井兩屋字今訛作居字可笑

○新安陳氏曰事上之敬即行己之恭之所推使民之義又所以濟其養民之惠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廬田間民舍井九夫為井所謂夫三為居三居為井伍蓋五家為伍使之相親相愛鄉田同井使之相友相助而其中間有罪奇邪則相及慶賞則相共以此節觀之子產治國之才非當世所可及然則稱之亦聖人待衰世之意附存疑養民是育其生也惠註曰愛利是二義愛根於心利施於外表裏之義也○使民是驅使猶云駕馭也

○吳氏曰數上聲下同其事而責之者其所善者多也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也張氏存中曰左傳文公三年秋八月丁卯大事於太廟躋僖公逆祀也僖是閔兄嘗為臣位應在下今躋居閔上故曰逆祀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展禽柳下惠也文仲知其賢而使在下位不與立於朝也廢六關塞關陽關之屬凡六關所以禁絕來遊而廢之妾織蒲以蒲為席是與民爭利三不仁也作虛器

謂居蔡之室而山節藻稅也有其器無其位故曰虛
 縱逆祀聽夏父弗忌躋禧公祀爰居爰居海鳥也三
 不知也又按家語顏回篇曰置六關王肅云六關關
 名魯本無此關文仲置之以稅行客故為不仁傳曰
 廢六關未知孰
 是姑併錄之
 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子
 產有君子之道四焉是也今或以一言蓋一人一事
 蓋一時皆非也
 厚齋馮氏曰自其立謗政作丘賦制
 也自春秋之時言之知君子之道者誠寡也聖人之
 言褒不溢美貶不溢惡稱其所長之多而所短自不
 能掩爾○雲峯胡氏曰集註於使民義獨跡其實而
 言者子產為政三年輿人頌之曰我有子弟子產教
 之我有田疇子產植之及其卒也孔子聞之曰古之
 遺愛也先儒云子產精神全在義字上夫民之所以
 頌之夫子所以取之者以其惠而能義孟子
 所謂惠而不知為政姑指濟人一事而言爾

四書家訓曰交久何以敬衰
 一則久而易狎狎則不敬一
 則久而易厭厭則不敬○呂
 晚村曰久字粘定敬字說不
 粘交字并不粘善字敬未是
 難久而敬乃見其難所以為
 善敬字須從久字做出又曰
 晏子之久敬亦不指所擇者
 若敬其可敬則不敬者多矣
 且敬隨人轉矣又曰善與人
 交稱晏子也久而敬之著其
 善交之道也顧麟士謂惟善
 與人交故久而敬之則久敬
 反為善交替語矣又曰經云
 善與人交近人却云善與惡
 人交要之一箇人字中君子
 小人唐眾都在惟敬則無所
 不宜晏子所以處崔慶陳鮑
 亦在其中耳今若專就奸惡
 說則其為敬也純是機權作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

敬所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聖人論豫之六二介於石

不瀆為知幾蓋交道易以陵夷非正其志者莫之能
 守也交久而敬不衰亦可謂善矣聖人於人雖一善
 必錄天地之心也○勉齋黃氏曰朋友人倫之一可
 不敬乎攝以威儀相觀以善一有不敬則失朋友之
 道矣惟其久而敬也則愈久而愈親拍肩執袂以為
 氣合酒食遊戲相徵逐以為生死不相背負未有能
 全交者也夫子美平仲之善交友之道盡於此矣○
 葉氏少蘊曰夫子在齊與平仲處者八年故知其如
 此○新安陳氏曰常人之交初則敬久則玩久而玩
 必不能全交久而不替初心之敬所以為善交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稅章悅反知去聲

用而君子敬以善交之正義
反隱不可不知其立說之有
病也○困勉錄曰能敬斯能
交是餘意不可即包在久而
敬內

份按朱子云小慧非所以言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魯孝公生僖伯疆字子臧辰其曾孫諡文居

猶藏也蔡大龜也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長尺有二寸節柱頭

斗拱也藻水草名椀梁上短柱也蓋為藏龜之室

而刻山於節畫俗作畫藻於椀也當時以文仲為知孔

子言其不務民義而諂瀆鬼神如此安得為知春秋

傳所謂作虛器即此事也朱子曰卜筮事聖人固欲人信之然藏龜須自有合

當處今乃如此是他心惑於鬼神一向倒在下筮上

了安得為知古說他僭若是僭便是不仁了今只主

不知言大夫不藏龜禮家乃因立此說臧文仲在當
時人說是非常底人孔子直見他不是處便見得聖
人微顯闡幽處○南軒張氏曰所貴乎知者為其明
見理之是非也方其時世俗以小慧為知故於文仲

文仲則此條不宜採入也

份按困勉錄謂集註有二意
圈內是就事看則子文心無
私而未必事當理文子事當
理而未必心無私圈外是推
外看以僭王猶夏正君討賊
之義論之則二子心皆不能
無私而事皆不當理此二意

有惑焉夫子明之使人知夫所謂知者在此而不在
彼也○新安陳氏曰不務民義本文無此意然諂瀆
鬼神者必不務民義務民義者必不諂瀆鬼神二者
常相關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
謂知矣朱子蓋即答樊遲○張子曰張子名載字子厚號橫渠先生
長安山節藻椀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

知宜矣朱子曰三不知皆是諂瀆鬼神之事○國語魯語海鳥曰爰居止于魯東門之外三日臧

文仲使國人祭之文仲以為神故命人祭之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

慍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知如字焉於虔反

原互相發明。愚謂子文節註云。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無入欲之私。卽總註所謂未有以見其必當于理而無私心。何嘗以心無私許子文乎。惟陳文子節註謂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云云。則專責其心之不能無私。似謂其事已當於理。然總註既皆謂其未必當理而無私心。又極言其事之於理不當。自應以總註作主。使兩人同例。并事與心而斥之。不得謂其互相發明也。且陳文子去國未幾無故復返。而與亂臣共事。則并其清而失之。而顧稱爲事當於理可乎。因勉錄此說。以心無私而事不當。理事當理而心未必無私。分屬二人語類。中亦有一

令尹官名楚上卿執政者也。子文姓鬬名穀。反。奴。於

音菴。音徒。○左傳宣公四年。初若敖娶於邾。邾音云。生烏菴。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於邾。浮於邾子之女。

伯比私淫之。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夢音蒙。又如字澤名也。虎乳之。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言其女私通伯比所生。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菴。故命之曰鬬穀於菴。以其女妻去聲。伯比實爲令尹。

其爲人也喜怒不形。物我無閒。去聲。知其國而不知有其身。其忠盛矣。故子張疑其仁。勉齋黃氏

形。釋三仕三已。無喜愠。物我無閒。釋舊政告。新。知有其國而不知有其身。通釋上兩節。然其所

以三仕三已而告新令尹者。未知其皆出於天理而

無人欲之私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左氏莊公三十年。楚申公鬬斑殺子元。鬬穀於菴爲令

尹。至僖公二十三年。子玉爲令尹。二十八年。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三十三年。子上爲令尹。其後子文之

死。傳又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爲令尹。則是卒又爲令尹也。卒而子文繼之。三仕三已。別無所考。子玉之爲令尹也。子文先爲之治兵。而子玉復治之。子玉死。爲呂臣爲令尹。其後子上又爲令尹。子玉呂臣子上之

閒。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缺。又曰。左氏僖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爲之功。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子文治兵於揆。不戮一人。子玉復治兵于蔿。杜氏謂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畧其事。爲賈曰。子之傳政于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按此傳政之說。亦舊政告新之證。但子文之傳政于子玉。乃以令尹賞戰功。城濮之役。又重其事權。以行。此所以啟子玉好戰而致敗也。其他事蓋可想矣。

是以夫子但許其忠而未許其仁也。或問

條如此。然其自注已謂此說可疑矣。至高新鄭謂二子事皆當理。而心不能無私。此則誤謂事之忠清卽是事之當理。而不知其固有別也。夫註所謂其忠盛矣。可謂清矣者。言其事之忠清也。或問所謂指其事實言之。不過命之以忠清。而無以加矣。是也。其貴之以猶夏僭王之罪。正君討賊之義。則謂其忠清之事。猶未能當理也。事不當理。而心之不能無私。又不待言也。夫二子之事。已做得如此。可觀而無愧於忠清。固不得因事之不當於理。而并抹倒其忠清。然二子之事。終於理未當。而不得爲仁。亦不得因其事之忠清。而并許之爲已當於理。故事之忠清與事之當

論語大全 卷之五 公冶長

理不可混而為一也。
份按此條原文云。則是卒之
時又為令尹也。言子文復為
令尹而薨于位也。今云卒又
為令尹。便不可解矣。卒而子
文繼之子文二字。疑當作關
般。子文太宰執其政以代其
缺句。太宰二字乃是大率二
字。當改正。

令尹子文忠矣。孔子不許其仁。何也。程子曰。此只是
忠。不可謂之仁。若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也。○問
令尹子文之忠。若其果無私意。出於至誠惻怛。便可
謂之仁否。朱子曰。固是。然不消泥他事上說。須看他
三仕三已。還是當否。以舊政告新令尹。又須看他告
得是否。只緣他大體既不是了。故其小節有不足取
如管仲之三歸反坫。聖人却與其仁之功者。以其立
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
耳。通考張氏師曾曰。未知焉得仁。當為二句。集註於
令尹子文始之以未知。終之以未許。於陳文子始之
以未知。而終之以不許。各為兩節。且又有輕重於其
間。必讀作二句。然後文義方通。而得集註之意。附語
錄問令尹子文之事。集註言未知皆出於天理。而無
人欲之私。故聖人但以忠許之。竊詳子文告新令尹
一節。若言徒知有君而不知有天子。徒知有國而不
知有天下。推之固見其不皆出於天理也。至於三仕
無喜。三已無愠。分明全無私欲。先生何以識破他有
私處。曰。也不會便識破。但是夫子既不許之以仁。必

三仕三已之間
猶或有未善也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
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乘去聲

崔子齊大夫名棼。直呂反齊君莊公名光。陳文子亦齊

大夫。名須。無十乘。四匹也。通考仁山金氏曰。四馬

乘古者車馬出於田賦。每甸出車一乘。違去也。文子
則十乘乃十甸之地。其采邑之大可知。潔身去亂。不使弑逆之可謂清矣。然未知其心果見

四書釋地又續曰。凡地以開
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
一里者。方百里者為方一
里者。萬方一里者。百其賦十
乘。方一里者。萬則其賦千乘。
然則陳文子采邑始為方一
里者。百云一傳而桓子無字
請得高唐。陳氏始大。

份按出車一乘下原文尚有馬四匹三字何故刪去

論語卷之五

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而無所累乎抑不得已於利害之私而猶未免於怨悔也故夫子特許其清而不許其仁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左傳齊棠公棠邑大夫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遂娶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冠崔子因是又以其閒去聲伐晉也閒晉之難而伐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於晉而不獲閒公鞭待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公閒隙五月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使公來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氏入於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俯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于廟弗許皆曰公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謂崔子宮近公宮或淫者詐稱公陪

臣于胡且反振將候反有淫者不知二命于振行夜行夜得淫人受崔子命討之不知他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與墜同遂弑之○愚聞之師曰當理而無私心則仁矣朱子曰有人事當於理而未必無私心有人無私心而處事又未必當於理惟仁者內無私心而外之處事又當於理須表裏心事一皆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之私乃可今以是而觀二子之事雖其制行去聲之高若不可及然皆未有以見其必當於理而真無私心也子張未識仁體而悅於苟難荀子不苟篇曰君子行不貴苟難唯其當之為貴注當謂合禮義也遂以小者二之小信其大者仁夫子之不許也宜哉讀者於此更以上章不知其仁雍也仁而不佞及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後篇仁則吾

論語卷之五 公冶長

七

份按聖人之忠清是即仁而已矣。比干伯夷是也。程子此言不若朱子之當南軒之說亦似不以程子為然。然却不免為之同護。又檢程子亦有比干之忠見得時便是仁之論。則此條所云固非其定論也。

份按語錄是就心上說。今落去說字。此句之下云若論心時比干伯夷已是仁人。若無遜國諫紂之事亦只是仁人。蓋二子忠清原自仁中出。此數語翻別得極分明。何可刪

去。此乃輯釋改壞而大全仍之也。○朱子謂二子忠清就事上說。比干夷齊之忠清就心上說。夫就二子之事觀之。非不可謂之忠清。然却不能當理無私。而如比干夷齊之忠清之出于心。故不可謂之仁。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既出于心。則其忠清即為仁矣。然則二子之所以不得為仁者。終是其忠清之未至也。何也。以其事雖可謂之忠清。而不能如比干夷齊之心之忠清也。故鄭子上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而朱子然之也。○事之忠清則其事未能當理無私。故不得為仁。心之忠清則不祖事當理。而心并無私。故可謂之仁。蓋心之忠清則忠清與仁合而為一。

不知之語。憲問克伐。并與三仁。微子箕子比干。夷齊之事。求得觀之。則彼此交盡。而仁之為義可識矣。問陳文子。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程子曰。不然。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朱子曰。仁者心之德。聖人所以不許二子者。正以其事雖可觀。而其本心。或有不然而也。子文三仕三已。畧無喜愠。盡以舊政告之。新尹文子有馬十乘。棄之如敝屣。然此豈是易事。後人因孔子不許之。以仁便以二子之事為未足道。此却不可須當思。二子所為如此高絕。而聖人不許之。以仁者因如何。便見得二子不可易。及仁之體段。實是如何。切不可容易看。○二子忠清。只就事上說。若比干夷齊之忠清。是就心上說。若比干夷齊是有本底忠清。忠清裏有仁。二子之忠清。只喚做忠清。○問子文文子之事。程子謂聖人為之。亦只是清忠。夫聖人無一事之非仁。而乃云爾者。何也。南軒張氏曰。程子之意。大要以為此。事只得謂之清忠。然在二子為之。曰忠曰

清而止矣。仁則未知也。在聖人事。或有類此者。以其事言。亦只得謂之忠清。然而所以然者。則亦不妨其為仁也。如伯夷之事。雖以清目之。亦何害其為仁乎。○胡氏曰。不知其仁。謂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也。仁則吾不知。謂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克伐怨欲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殷有三仁。謂三人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夷齊之仁。謂皆求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也。夫全體者。無虧欠也。不息者。無間斷也。至於外若無虧欠間斷。而中之私意。根萌猶在焉。亦不得謂之仁。必其見於事者。皆當於理。而發於心者。皆無所私。然後可以謂之仁也。○雙峯饒氏曰。論語言仁。有以德言者。有以事言者。如雍也。仁而不佞。問子路仁乎。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皆是以德言。子文文子。未知焉。得仁。夷齊求仁。得仁。殷有三仁。皆是以事言。以德言。非全體而不息。不足以當之。以事言。則須當理而無私心。乃可以當之。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引便不可謂之全體。顏子三月不違。庶幾久而不息。

而事之忠清則忠清與仁分而為二也。

大全辨曰。求仁之要在當理無私之前。當理無私即仁。非當理無私之外更有仁也。窮理而後能當理。克己而後能無私。程氏不於窮理克己處求仁。乃以當理無私為求仁之要。亦弗思之甚矣。

言言方全 卷之三

日月至焉能至而不能久。不可謂之不息。夷齊三仁。事當理而心無私。故皆可謂之仁。子文文子之事。非特心未能無私。而事亦不當理。何以得為仁乎。通考程氏復心曰。全體不息。大段從體上說來。當理無私。大段從用上說來。全體不息。是盡仁之實。當理無私。是求仁之要。子路冉求文子子文。一偏之性。事偶當乎理者也。不可以外著之似。而許其仁也。仁體乎事。事當乎理。固可以因用以見其體之該性。即理而理無不在也。仁根於心。心雜乎私。不可以用而許其仁之全情。出於氣而氣或有偏也。孔子罕言仁。亦不輕許人以仁。其罕言也。欲求之事物之實。而不虛慕其仁之名也。其不輕許也。不因其事為之小。而遂與其仁之大也。知此。可以知心德之全矣。○涂潛生曰。忠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忠。清者未必仁也。而仁者未必不清。忠與清皆仁中之一事。心能全此。仁則忠與清在其中。子文文子之事。未知其果當於理。而真無私心。故不許其仁者。以其出於一時之勉強耳。附朱子文集答劉季章書。二子忠清而未盡當理。故但

份按僖公三十三年。乃是二十三年。當改正。

可謂之忠清而未得為仁。此是就其事上著實研究。出來。若不如此看。即不知忠清與仁有何分別。○答鄭子上書。問莫是仁中之忠清與仁。子異。孔子謂二子之清忠而未仁。可學。謂二人既未仁。則清忠亦未至。曰。此今以他書考之子文之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左傳莊公三十年。楚殺令尹子

十三年。楚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子文以為功。使子玉為令尹。子文為令尹。凡二十八年。注杜氏曰。按莊公三十年。楚成王立九年矣。僖公二十三年。即成王之三十六年也。楚自武王三十七年。僭稱王。魯桓公之八年也。武王五十一年卒。子文立。文王十三年卒。子堵敖立。堵敖五年卒。弟成王立。僖公元年。楚成王之十四年也。楚伐鄭。鄭即齊故也。五年。楚鬬穀於菟。滅弦。六年。楚子圍許。許男面縛銜璧。乃釋之。十二年。楚人滅黃。十五年。楚人伐隨。二十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楚鬬穀於菟帥師伐隨。取成而還。二十一年。宋

論語大全 卷之五 公冶長

三

份按宋子云魯仲三歸及姑

人以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于楚。楚人許之。諸侯會宋公子孟楚執宋公以伐宋。已而釋之。二十二年楚人伐宋。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明年宋襄公死。二十三年楚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此僭王猶夏之事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楚自熊通僭號。是爲楚武王。至魯莊公三十年子文爲令尹。僖元年楚人伐鄭。與齊桓公爭諸侯。連年侵伐。於是齊爲陽穀之會。僖之四年齊桓有次陘之師。雖受盟於召陵。而明年子文身有滅弦之師。以撼江黃道栢。又明年楚人圍許。與齊桓公爭鄭。僖之十一年伐黃。明年滅之。十五年伐徐。齊桓公救徐。而楚卒敗徐于婁林。及齊桓公卒。僖之二十年子文身有伐隨之師。以爭漢東諸侯。二十一年宋襄公爲孟之會。而楚執宋公以伐宋。又明年敗宋師于泓。取鄭二姬以歸。子文無諫也。二十三年得臣伐陳。取焦夷城頓。而子文以令尹賞之。及晉文公立。而楚伐宋。伐齊。子文又重子玉之權。以遺之。卒以致敗。然猶爭霸不已。凡此皆僭王猶夏之事。宋子云如管仲三歸及姑。聖人却與其仁之功。

云云前首節小註中已載過故通義刪去此數語今則不免犯複矣

份按我焉已句本是我焉得已今落得字

者以其立義正也。故管仲是天下之大義。子文是一人之私行耳。文子之仕齊既失。正君討賊之義。上不能規正莊公。次不能討杼弒逆。虞責間丘嬰曰。君昏不能正。危不能救。死不能死。申鮮虞尚以責嬰。况陳文子爲大夫。其不能正君討賊安得無罪。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諸侯之兵以爲名。欲獲息民之名。如晉告趙孟。晉人許之。如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我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注杜氏曰。按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弒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二十七年文子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於齊。凡二年。通考仁山金氏曰。陳文子出入皆不見於春秋。襄公二十五年經書齊崔杼弒其君光。不書陳須無出奔。二十七年宋向戌弭諸侯之兵。齊人弗許。陳文子請許之。其六月齊慶封陳須無皆至會。則是崔

子弑君之三年文子已復反於齊預其大政而傳不
明言其反也其九月崔氏內亂慶封為杼攻崔氏盡
俘其家杼至無所歸縊而死傳不言陳文子與謀與
否三十八年文子又主朝晉之謀其冬文子父子始
與謀攻慶氏於朝須無以公歸慶封奔吳齊盡召羣
公子改殯莊公尸崔杼於市焉其後文子卒其子無
宇用事至其孫乞厚則其不仁亦可見矣宋子曰仁
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如天地一元
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閒息不足以名之今子文仕於
蠻荆執其政柄至於再三既不能革其僭王之號又
不能正其猾夏之心至於滅弦伐隨之事至乃以身
為之而不知其為罪文子立於淫亂之朝既不能正
君禦亂又不能先事而潔身至於篡弑之禍已作又
不能上告天子下請方伯以討其賊去國三年又無
故而自還復與亂臣共事此二者平日之所為止於
如此其不得為仁也明矣然聖人之言辭不迫切而
意已獨至雖不輕許而亦不輕絕也學者因其言而

份按夫子曰焉得仁則亦已
斷其為不仁矣

份按纂疏陳氏謂仁道甚大
非可指一事而言之語類中
亦有云欲論仁如何只將此
一兩件事便識得此人被要
不若此條所論為當

反以求之則於仁之理與人之所以得是名者庶幾
其可默識乎○雲峯胡氏曰子文知有楚而不知有
周以春秋尊王之義責之不仁矣文子知有已而不
知有齊以春秋討賊之義責之不仁矣○新安陳氏
曰論至此則其事不當理而心之私可見矣夫子只
言未知焉得仁而朱子直斷其為不仁蓋本章外究
竟到底之斷案也附語錄問子文之忠文子之清聖
人只是就其一節可取如仁却是全體所以不許他
曰也恁地說不得如三仁聖人也只是就他一節上
說畢竟一事做得是時自可以見其全體古人謂觀
鳳一羽足以知其五色之備如三子之事皆不可見
聖人當時許之必是有以見得他透徹若二子之事
今皆可考其病敗亦可見以表證裏則其裏亦可知
矣○或問人之仁與不仁論其心如何耳范氏以必
有以及於天下然後為仁何其言之戾邪比干之忠
伯夷之清固亦未能有以及於天下也而况窮居一
介之士終身何可以有望於仁也耶○四書通子文
文子之事未必皆當理而無私心者也夷齊三仁之

翼註曰。文子計利害者也。故思之不。夫子只要計是非。不要計利害。故曰再斯可矣。此是書旨。○呂晚村曰。只論思之理。不甚駁。駁文子可也。以其意不重文子也。說再斯可。即是說三思之不可。而謂不駁駁三思。有別識。則其謬也。直誣畔聖人矣。而可乎。又曰。子曰再斯可。則三之不可。可知。私意起而反感。正發明。

夫子再斯可之意。非朱子補義也。
困勉錄曰。因私意則致三思。因三思則私意愈起。此段與集註程子一段是兩層意思。相發明。

困勉錄曰。存疑再思的是一思一段最妙。亦本朱子思而得之方是一思一段來。知此則周公之夜以繼日。可以不必疑。要知夜以繼日。亦止得再思。未嘗三思也。大全橫渠一段。另是一樣意思。難並用。若

事皆能當理而無私心者也。然集註釋之。又自有異於子文之忠。則曰。未知其皆出於天理之公。而無入欲之私。於文子之清。則曰。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於夷齊之仁。則曰。求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心之安。於三仁之仁。則曰。不拂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其釋仁字。皆本當理而無私心之說。然於諸子。所以形容其心術之微者。又自不同。集註用意之精如此。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三去聲。

季文子魯大夫名行父。音甫。每事必三思而後行。若使

去聲。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其一事也。左傳文公六年。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杜

註。聞晉侯病。故既而晉襄公果卒。斯語辭。程子曰。

為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為善矣。然至於再則

已審。三則私意起而反感矣。故夫子譏之。朱子曰。天

義理斷之。則是非當否。再思而已。審以私意揣之。則利害得喪。萬變而無窮。思止於再者。欲入之以義制

事而不汨於利害之私也。○思之未得者。須著子細思到。思而得之方是一思。雖見得已。是又須平心更

思一遍。如此則無不當。○問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所思豈止於三日。橫渠云。未知立心惡多。思之致

疑。已知立心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推此求之。可見。○潛室陳氏曰。若為學之

道。則不厭思。此只為應事言之。附蒙引。三思者。謂所

思已審。而復展轉思之。無已。非謂三次思量為也。二思也。○存疑再斯可矣。方其理之未得也。仔細商量。思

而得之。是一思也。既又平心易氣。再加仔細商量。若

與初間所思。底無異。這方是當。這便是再思。若再思與初頭所思。底不同。便須再思商量。則那再思。底是一思。第三商量。○愚按。季文子慮事如此。可謂詳審

語類所引橫渠聖人不教人
避凶趨吉之說則自與朱子
欲人以義制事一段同也又
曰存疑又謂聖人此語特為
中人言恐未是雖上哲亦須
是再思亦不可三思雖曾鮑
亦不可三思

而宜無過舉矣而宣公篡初患立文子乃不能討反

為去聲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

惑之驗歟左傳文公十八年二月公薨文公二妃敬

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見於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

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惡太子視其母

弟宣公元年夏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會於平州

齊地以定公位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討臣

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通考仁山金

氏曰季文子縱襄仲殺適立庶於是闕宣公之短黜

莒濮之賞以奪其權賂齊侯之會以固己位其後宣

公患其專與公孫歸父謀去之宣公薨季文子惡歸

父而恨宣公又假立庶之罪是以君子務窮理而貴

而逐之始終無非私意矣果斷不徒多思之為尚問再思可矣只是就季

果斷都玩反文子身上行事處說在

學者窮索義理則思之思之而又思之愈深而愈精

豈可以數限而君子物格知至者萬事透徹事物之

來皆有定則則從容以應之亦豈待臨時方致其思

不審此語只是文子事抑衆人通法皆當以再為可

耶不容有越思耶而程子又何故只就為惡一邊說

也朱子曰物格知至者應物雖從容然臨事豈可不

思况未至此豈可不熟思耶故以再思為衆人之通

法蓋至此則思已熟而事可決過則惑矣雙峯饒

氏曰窮理是思以前事果斷是思以後事陳氏曰

理之明則是非判斷之果則從違決新安陳氏曰

務窮理明也貴果斷決也明於方思之初決於既思

之後若不明不決而徒多思則愈思而愈惑矣附語

錄問向看得如乞醯事也道是著如此委曲三思事

份按本註以盡心竭力不避艱險為愚字正解而又輔之以保身濟君之說明有兩層意思合之乃見其不可及語類中皆兼此兩層說如所謂不全身退聽却似愚所謂他只管尚前做那事去所謂冒昧向前不露圭角只猝猝做將去所謂竭力其間至誠懇惻皆就不避艱險說也如所謂又事處置得去所謂又却做得了所謂却罷脫禍患卒得兩全皆就保身濟

差處是初間畧有些意差後來意上生意不能得了。曰天下事那裏被你想得盡才計較利害莫道三思雖百思也只不濟事如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處所以入欲只管熾義理只管滅橫渠說聖人不教入避凶而趨吉只教人以正信勝之此可破世俗之論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

其愚不可及也

知去聲

甯武子衛大夫名俞按春秋傳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

君說也若程子所謂沉晦免患却似只在保身濟君上說雖止說得一邊然必兼此意愚字之解方為完備朱子謂無道時要正救者每不能免患又謂若不能沉晦以自處則必為人所害尚何君之能濟又謂武子之愚是不自表暴而能周旋成事特將又將保身濟君一邊意另發揮一番其答廖子晦書謂陳蕃事未成而謀已泄王允功未就而志已驕則不能為甯武子之愚可見保身濟君意亦不可全抹倒也艾子子呂晚村皆只主不避艱險之說以為縱使成公終不復國武子卒及于難其愚終不可及誠為絕頂正論然終不若朱子之說更為完備但說沉晦處只

為者而能卒保其身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衛侯聞楚師敗楚成王與晉文公戰於城濮衛地也楚師敗績懼出奔楚初晉侯將伐曹假道於衛衛弗許晉伐衛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侯聞楚敗出居襄牛之地以避晉而遂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元咺衛大夫叔武衛侯弟使攝君事以受盟於踐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於王庭或訴元咺於衛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狩夷叔即叔武六月晉人復衛侯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甯俞時從衛侯在外故與衛人盟衛侯先期入甯子先先入欲安喻國人長牂音臧守門以為使去聲也與之乘而入長牂與甯子共載而入國公子欲犬華仲前驅欲市專反華去聲二子並衛大夫衛侯遂驅掩甯子未備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去聲之股而哭之欲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

當言其不露圭角不自表著其能委曲調護周旋成事蓋沉晦二字中自有正大道理不可說入狡獪權謀上去也○蒙引以不避艱險為愚以保身濟君為愚之不可及謬甚彼蓋以此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為句頂上不避艱險而保身濟君句與不可及句相連故有此悞不知朱子原以不避艱險為愚字正解故以智巧之士不肯為句緊相聯屬而後以保身濟君之說足之耳

四書釋地又續曰甯武子俞莊子速之子仕衛當文公成公時集註如是備攷謂武子未嘗事文公古者公族世為大夫父死子繼成元年速猶會盟於向至三年俞始盟死濮可知有道無道均屬成公朝陸稼書則謂春秋父子並時在朝者甚多只當依註然亦未有事以指實之余請實以事如鄆陵之役變書將中軍適子廩邲魯乞師次子鍼為厲公車右故皆大夫也佐中軍者父士燮為公族大夫者其子句將下軍者父薛厥為公族大夫者其子無忌季孫宿執政為司徒適子紇雖蚤卒猶得諡曰悼子以大夫故庶子彌出為公之左宰皆並時復何疑於甯氏父子乎

出奔晉冬會於溫討不服也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為輔鍼其廉反莊子為坐坐獄為坐士榮為大士治獄官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元咺又不宜與君對坐故使鍼莊子為坐又使衛之忠臣及其獄官質正元咺蓋今長吏有罪先驗吏卒之義衛侯不勝三子辭屈故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籥焉橐音託衣囊也籥音旃糜也甯俞以君在幽隘故親以衣食為己職言其忠至所慮者深元咺歸於衛立公子瑕瑕衛公子適也○僖公三十年夏晉侯使鑿衍酖衛侯衍鑿名晉文欲殺衛侯而罪不至死故使鑿因治疾而加酖毒甯俞貨鑿甯子視衛侯衣食得知其謀乃以貨賂鑿使薄其酖公為去聲之請魯僖公為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穀與珪同一玉相合曰珪王許之襄王許之秋乃釋衛侯杜氏曰按左氏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卒子成公立僖二十六年即衛成公元年也經稱公會衛甯速盟於向甯速莊子也則莊子嘗逮事成公矣至僖公二十八年傳稱

甯武子與衛人盟於宛濮武子名俞速之子即成公即位之三年也以此考之甯莊子當死於成公三年左右而後子俞為大夫則武子未嘗事文公集註謂武子仕衛當文公成公之時與此少異○程

子曰邦無道能沈晦以免患故曰不可及也新安陳氏曰朱

子謂其不避艱險程子以為能沈晦者蓋於艱險中能沈晦非避事也亦有不當愚者

比干是也朱子曰邦無道時全身退聽人皆能之武去且不表著其能所以為愚不可及也又曰武子九世公族與國同休戚却與尋常無干涉底人不同○

成公失國若智巧之士必且隱避不肯出武子竭力其間至誠懇惻不避艱險却能擺脫禍患卒得兩全非能沈晦何以致此若比以智自免之士武子却似箇愚底人但愚得來好若使他人處之縱免禍患不失於此必失於彼○他人於邦無道時要正救者不免禍患要避患者又却偷安若武子之愚既能韜晦

蓋文公末年俞已歷仕大夫
值衛無事故曰有道則知成
公三年俞繼父正卿備罹艱
險故曰無道則愚集註以有
道屬文無道屬成先文後成
其次第固不紊矣

以免患又自處不失其正此所以不可及○問甯武
子世臣他人不必如此曰然又看事如何若羈旅之
臣見幾先去則可若事已爾又豈可去此事最難當
權其輕重○雲峯胡氏曰武子於衛為公族比干於
紂為父族皆與國存亡者也特衛成公之患在外欲
免之非沈晦不可紂之惡在己不諫之而諉於沈晦
亦不可程子所謂亦有不當愚者最見時中之義○
新安陳氏曰以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稱南容不廢
免刑戮遽伯玉仕卷懷等例之則有道而知當是發
舒以自見無道則愚當是韜晦而無為今證以武子
之時與事無事可見反謂之知盡忠濟難反謂之愚
何也蓋處有道而安常者易處無道而濟變者難武
子當文公時安常處順知者行所無事此可及之知
也當成公之失國國家多事而能竭忠冒險保身全
君此知者所避而不敢為乃若愚而冒為之非真愚
也柳子厚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知而為愚者也不
得為真愚是也通考仁山金氏曰愚謂迹之似愚也
患難不巧避沈晦不招禍而能委曲以濟君此其不

可及也程子此段又是章外之意蓋比干是王族少
師甯武子是九世公族邦無道之時皆當正救維持
甯子以沈晦維持迄能有濟而且免患但衛侯出入
始終以亂亦是甯子欠匡救之功不無失諫之過蓋
文公不禮重耳之時甯已自失諫文公背華從楚又
失諫其疑叔武又失諫已盟而疑先期而入又失諫
其再入也賂殺元咺及子瑕又失諫夫君無道而不
諫但務沈默以兩全之雖不可及然君子濟世一以
愚為尚亦有所不當者故又
出比干一條以補此章之意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

知所以裁之與平聲
斐音匪

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歸之歎也

通考仁山
金氏曰夫

子凡三至陳有匡人之難反衛再適陳蓋經宋雎之
難主司城貞子家后又自陳適蔡有絕糧之厄遂如

份按夫子凡三至陳落始至
陳三字當添○金氏此條似

有悞處已於序說中論之

說叢巨或疑子在陳顏闕諸賢見在從游何以反思魯之狂士曰不然吾黨者寬詞也從游亦在其中非必專指在魯者言也大意是言道雖不行而歸洙泗未嘗無事業也○份按註云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蓋從游諸公朝夕有商量無可憂者其留在魯國之人則各自成章不知裁度故欲歸而裁之此乃是正解說叢說與註不合然其言却自有味故存之
摘訓曰註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正是他不知所以裁之處故欲歸而裁之尚在言外存疑就指夫子說未是

論語

葉楚昭將用孔子子西止之會卒三則又自葉反適陳在陳久之反衛明年即自衛反魯此言蓋發於二在陳之時明年即歸魯此章當連後篇
中行章及孟子末篇觀之則意極明備
吾黨小子指門人之在魯者狂簡志大而略於事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裁制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於天下至是而知其終不用也於是始欲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又不得中行之士而思其次
子不得中行而與之一章說以為狂士志意高遠猶或可與進於道也但恐其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耳
如曾點之狂易流於莊故欲歸而裁之也
子曰在底却有軀殼可以驅策

份按語類云他狂也是做得箇狂底人成今刪去底字而云做得箇狂人成便不成話矣
份按輔氏謂惟狂故簡惟志大故畧于事其說最當至謂註中志意高遠頂志大過中失正頂畧於事淺說因之謂成章句申言狂不知所裁申言簡則是將狂字全就奸說簡字全就不好說矣愚玩過中失正句未見得是專說畧

狷者只是自守得些便道是了所謂言必信行必果者是也○成章是有首有尾雖狂簡非中然却做得這箇道理成箇物事不是半上落下故聖人雖謂其狂簡不知所裁然亦取其成一箇道理大率孔門弟子隨其資質各能成就如子路之勇真箇成一箇勇再求之藝真箇成一箇藝言語德行之科一齊被他做得成了○成章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蓋他狂也是做得箇狂人成○問孔子欲歸而裁之後來曾皙之徒弔喪而歌全似老莊聖人既裁之後何故如此曰裁之在聖人聽不聽在他○慶源輔氏曰大凡學者易得有狂簡之病非篤志為己者不能免也雖琴張曾點猶或墮於此失志意高遠即所謂志大也過中失正即其畧於事者也大凡人之志意高遠則勢利拘絆他不住故或可與進於道然溺於高遠又有脫畧世故之弊故過中失正而或陷於異端是以不可不有以裁之而使歸於中正也○徽菴程氏曰狂簡者志大而畧於事宜其梗槩疏率乃能斐然成章者蓋其稟氣英明賦質堅勁雖致廣大而不屑

論語

卷之五 公冶長

三

於事恐當兼志大而畧於事
境之則志意高遠句亦當包
畧於事在內此正所謂惟狂
故簡惟志大故畧於事也蓋
志大而略於事可以進於道
處在此不合於道處亦在此
未可將狂字全說好簡字全
說不好也語類說不知所裁
句謂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
高都不理會事所謂只管是
要他身高者志大也都不理
會事者略於事也可見不知
所裁句之非專言簡矣語類
謂惟其狂簡故各自成章問
者又謂狂簡既是志大而略
於事却又如何得所謂成章
可見成章句之非專言狂矣
困勉錄亦以輔氏及淺說為
未當也○行不掩言固是簡
之不好處然能擺脫俗情便

於精微然其規模之廣大實非卑下者所能攀雖極
高明而不屑於中庸然其志趣之高明實非平凡者
所能企也其立心制行豈不斐然可觀但各矜所自
得非得聖人以裁之則廣大雖可觀而精微有未究
高明雖可喜而中庸有未協且有琴張曾皙牧皮之
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矣○新安陳氏曰狂者易過
中失正得聖人裁之則得中正矣狂則必貴於裁裁
則不終於狂也附語錄當時從行者朝夕有商量故
無可憂者○問裁之為義如物之不正須裁割於正
也曰自是如此且如狂簡底人不裁之則無所收檢
而流入於異端蓋這般人只管是要他身高都不理
會事所以易入於異端大率異端皆是遜世高尚底
人素隱行怪之人其流為佛老且如孟之反不伐是
他自占便宜處便如老氏所謂不為天下先底意思
子桑戶死琴張弔其喪而歌是不以生死芥帶便如
釋氏如此等人雖是志意高遠然非聖人有以裁正
之則一向狂去更無收殺便全不濟事了又云仁民
愛物固是好事若流入於墨氏摩頂放踵而利天下

是簡之好處若將簡字全就
不好邊說而以不知所以裁
之句屬之然則夫子之所裁
者止裁其簡而其狂已是全
好不用裁乎必不然矣

呂晚村曰畸人之清便有絕
物自為之私看得天下人無
一是看得天下人之不是無
一可容而其為不是者且古
不可化要之此便不是聖人
胸次若說聖人本性介刻而
於處人情處獨寬和這又成
兩截作用聖人本體原和平
正大特夷齊於是非較分明
不可犯滓此為聖之清耳當
下一清字時不念舊惡已具

為之則全不好了此所以貴裁之也○問先生解云
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觀者不知所謂文
是文辭邪亦指事理言之邪曰非謂文辭也言其所
為皆有文理可觀也又問狂簡既是志大而畧於事
又却如何得所謂成章曰隨他所見所習有倫有序
有首有尾也便是異端雖與聖人之道不同然做得
成就底亦皆隨他所為
有倫序有首尾可觀也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

史記列傳索隱孤竹君是
殷湯所封相傳至夷齊之

父姓墨胎氏名初字子朝伯夷名允字公信叔齊名
智字公達夷齊其諡也地理志云孤竹城在遼西令
支縣孟子稱其不立於惡人之朝音潮不與惡人言與鄉
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其介如此孤

非於清之外。又有此酌劑之妙也。又曰昔紫微舍人謂大辟之罪不可赦原。然到臨刑時果能自一念曰我悔了。也便應赦他。此便是佛氏慈悲懺悔及放刀成佛之義。與聖賢度量渺不相涉。不念舊惡。正要從非君不事非民。不使朝衣朝冠如坐塗炭中。推勘出來。方見得大公無我。正如雷聲電掣之後。繼之以光風霽月。毫無所礙耳。凡聖人度量無不皆然而獨舉夷齊者。所為微顯闡幽也。

特而有分辨之意。宜若無所容矣。然其所惡鳥路反之人能改。

即止。故人亦不甚怨之也。○程子曰：不念舊惡，此清

者之量。又曰：二子之心，非夫子孰能知之。朱子曰：伯夷介

僻，宜其惡。惡直是惡之。然能不念舊惡，却是他清之

好處。伯夷平日以隘聞，故特明之。○伯夷叔齊不念

舊惡，要見得他胸中都是義理。人之有惡，不是惡其

人是惡其惡耳。到他既改其惡，便自無可惡者。今人

見人有惡，便惡之。固是然。那人既改其惡，又從而追

之。此便是因人一事之惡而遂惡其人，却不是惡其

惡也。此與不遷怒一般。其所惡者，因其人可惡而惡

之。而所惡不在我，及其能改，又只見他善處，不見他

惡處。聖賢之心皆是如此。○南軒張氏曰：以夷齊平

日之節觀之，疑其狹隘而不容矣。今夫子乃稱其不

念舊惡，何其宏裕也。蓋於其所為亦率夫天理之常

而其胸中休休然初無一毫介於其間也。若有一毫

介於其間，則是私意之所執，而豈夷齊之心哉。附語

錄昨日為善，今日為惡，則惡之而不好矣。昨日為惡，

今日為善，則好之而不惡矣。皆非為其人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呼醢

微生姓，高名，魯人，素有直名者。醢，醋也。人來乞時，其

家無有，故乞諸鄰家以與之。夫子言此，譏其曲意，徇

物掠力灼反美市恩，不得為直也。○程子曰：微生高所

枉雖小，害直為大。事有小大理無小大范氏曰：是曰是非，曰非

有謂有無，謂無曰直。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予。通作

份按語類云。問范氏言千駟萬鍾從可知焉。莫是說以非義而予必有非義而取否。曰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蓋此只言小者所予如此。則大者之予可知。小者所取如此。則大者之取可知。未嘗以予與取互說。如所謂輕施者必好奪也。今將不是說如此。予必如此。取句刪去。不是說三字。全與朱子之意相背矣。語類中有一條云。問文中子言輕施者必好奪。如何。曰此說得亦近人情。愚謂此即如此。予必如此。取之意也。編書者不將此條採入。却將前說刪改。蓋

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故以微事斷都玩之。所以

教人不可不謹也。朱子曰：如此予必如此取。只看他小事尚如此。到處千駟萬鍾亦只是這模樣。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醯至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得當。纔枉其小。便害其大。此皆不可謂誠實也。○問看孔子說微生高一章。雖一事之微。亦可見王霸心術之異處。一便見得皞皞氣象。一便見得驩虞氣象。日然。○慶源輔氏曰：平心順理以應物。則為直。若有一毫計較。作為則不得為直。知乞醯以應人之求。為不直。則知所以為直矣。○厚齋馮氏曰：人謂申枨剛

夫子以慾知其非剛。人謂文仲知夫子以居蔡知其不知人。謂微生高直。夫子以乞醯知其非直。夫子知入之道。於衆好之。而必察。蓋如此。附語錄問或朋友間急來覓一物。自家若無。與他去鄰家覓之。却分明說與可。否曰：這箇便是自家要做。一面人情。蓋謂是我為你乞得。○若無便說無多少。正大至若有大急

此乃輯釋之過。大全不知而仍其舊也。

份按語類云。若本當如此。而但如此。則自是足了。乃不是足。今將而但如此四字刪去。又改自是足了。為是自足了。殊不可解。

難非已。可成。明告於家。以共濟其急。難這又自不同。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

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足將

足過也。朱子曰：足者謂本當如此。我却以為未足。而添足之。故謂之足。若本當如此。則是自足了。乃不是足。凡制字如程子曰：左丘明古之聞人也。或

左丘明非傳春秋者邪。朱子曰：未可知也。先友鄧著作名世考之。氏姓書曰：此人蓋左丘姓。而明名。傳春秋者乃左氏耳。○左丘明所謝氏曰：二者之可恥有

甚於穿窬也。慶源輔氏曰：此雖與穿窬事不類。然其心陰巧。譎詐以取悅媚。謀傾陷。則甚於

穿窬。○陳氏曰：穿窬者之志。不過陰取貨財而止。若過詔以事人。匿怨而面友。其所包藏。豈止於取貨財

之謂邪故可恥。左丘明恥之。其所養可知矣。夫子自

言丘亦恥之。蓋竊比老彭之意。又以深戒學者使察

乎此而立心以直也。朱子曰。匿怨心。怨其人而外與交也。孔門編排此書。已從其類。

此二事相連。若微生高之心。久而滋長。便做得這般可恥事出來。巧言令色。足恭與匿怨。皆不誠實者也。

人而不誠實。何所不至。所以可恥。與上文乞醮之義相似。○勉齋黃氏曰。巧令足恭。諂入也。其可恥者。卑

賤而已。藏怨外交。姦人也。其為險譎。尤可恥。○雙峯

饒氏曰。此上二章。皆是教學者立心以直。舉微生高。是要入微事。亦謹舉左丘明。是要入表裏如一。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

盍何不也

吳因之曰。車裘其敝。頗類夜

的氣味。然自聖賢志之。便成

公物之心。此只在心體上辨

別。○呂晚村曰。車馬節說來

每有二病。一。格便是俠客

之輕財。高一。格便是蒙周之

達觀。兩者於聖賢求仁強恕

之學。何嘗去而萬里。須知子

路所云。本與顏淵夫子之志

是一線上事。但有廣狹安勉

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

衣服之也裘皮服敝壞也憾恨也附語錄問子路但及朋友不及他人

所以較小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以朋友有通財之義故如此說那行道之人不成無故解衣衣之

但所以較淺小者他能舍得車馬輕裘未必能舍得勞善有善未必不伐有勞未必不施若能退後省察

則亦深密向前推廣則亦濶大又曰學者須如子路恁地割捨得上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若今人恁地

畏首畏尾瞻前顧後粘手惹脚如何做得事成恁地莫道做好人不成便做惡人也不成○問子路是他

做工夫處否曰這也不是他做工夫亦是他心裏自見得故願欲如此然必有別做工夫處若依如此做

工夫大段籠了○子路常要得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據他煞有是工夫了○蒙引子路之衣敝縵袍與衣

狐貉者立而不恥與其自言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者正相符蓋同是不以外物動其心

份按困勉錄謂無伐無施要
看得是顏子已溺已飢之意
方與此章言志切。不要看得
與若無若虛一般。此說最是
蓋必看得是已溺已飢意乃
所謂與物共也。困勉錄又云
又要看得是天理周流不止
是萬物一體。是心之德不止
是愛之理。此却似與所謂與
物共意反難說得親切矣。更
商之。○又按呂晚村謂當于
兩無字。看出顏子克己之功
作用力字。不作自然字。愚謂
看來却是克己之功已到。故
能如此。蓋二子平日皆是用
過工夫。已去得私意者。朱子

言言大全卷之五

也。設使敵繼為恥。其能無憾於朋友之敵。其車馬輕
裘乎。若以車馬輕裘之敵為憾。其能以敵繼儼立於
孤貉之間乎。

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

伐誇也善謂有能施亦張大之意勞謂有功易曰勞

而不伐是也見繫辭上子曰勞而不伐或曰勞勞事

也勞事非已所欲故亦不欲施之於人亦通前說與

謙也後說恕也○朱子曰顏子是治箇驕字子路是

治箇吝字顏子之志不以己之長方人之短不以己

之能愧人之不能是與物共○問無伐善無施勞善

與勞如何分別曰善是自家所有之善勞是自家做

出來底○無伐善是不矜己能無施勞是不矜己功

○南軒張氏曰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車馬

謂二子日前想亦不免憾與
伐施之病。今方不然。又謂二
子如此說時便是去得此病
了。可見是工夫已做到也。好
學章語類云緊要工夫只在
非禮勿視聽言動上。如無伐
善無施勞是他到處不遷怒
不貳過也是他到處則無伐
無施固與不遷不貳同為克
己之符驗而非克己之功明
矣。然謂無字是用力字。不作
自然字。亦自得解。蓋顏子自
說固當有望道未見之意。語
類云新病起人雖去得此病
必須服藥。藥味。願得不再發
作。蓋晚村所謂是用力字者
正服藥。是防之謂。不得云工
夫已到。竟不必做工夫也。好
學章語類謂不遷不貳猶有
意存焉。與願無伐善無施勞

之間。此意未嘗不存焉。子路蓋欲克其私於事物間
者。其志可謂篤而用功可謂實矣。至於顏子則又宏
焉。理之所在。何有於己。其於善也。奚伐為吾之所當
為而已。其為勞也。奚施蓋存乎公理而無物我之間
也。學者有志於求仁。則子路之事亦未宜忽。要當如
此用力。以為入德之塗。則顏子之事。可以馴致矣。
○蒙引顏子之所以無伐善無施勞者。蓋有以見夫性
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其善與勞。都是盡其在
我者。本無足
驕於人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

之

老者養之以安朋友與之以信去聲者懷之以恩

說安之安我也信之信我也懷之懷我也亦通合二

論語大全卷之五 公冶長

四

之意同。猶今人謂願得不如此是守之非化之。則謂兩無字猶是用力字。其說固未可厚非也。

呂晚村曰。盡天下之老友少而安宿懷之。此其盡也。然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中親疎貴賤有多少等級。便有多少安宿懷法。施在無此也。安宿懷不成。這便是一篇西銘道理。○份按晚村所謂多少等級云云。即語類所謂其間多有節目也。朱子謂此是大槩規模。未說到節目。蓋就大槩規模言之。而其間許多節目固不待細言。而自包含其內矣。

份按語類有云。願車馬亦無意思。若無此不成。不下工夫。

義方備。老者我養之以安。而後方安於我。○問孔子舉此三者。莫是朋友是其等輩。老者是上一等人。少者是下一等人。三者足以盡該天下之人否。朱子曰。然。○勉齋黃氏曰。集註前說是作用。後說是效驗。後說與緩斯來動斯和意思相類。自是聖人地位。但前說却有仁心自然物各付物之意。有天地發生氣象。况顏子子路皆是就作用上說。故前說為勝。○語錄問老安少懷。恐其間多有節目。今只統而言之。恐流兼愛。曰。此是大概規模。未說到節目也。○問顏季皆是願夫子則無願字。曰。夫子也是願。○蒙引。老安少懷兼內外說。蓋孔子此志在一家。則行於一家。在二國。則行於二國。在天下。則行於天下。况其餘澤所被。至使後世之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豈惟使一世之民物得其所而已哉。○

程子曰。夫子安仁。顏淵不違仁。子路求仁。朱子曰。他

物事尚戀不能捨。仲由能如此。其心廣大而不私已矣。非意在於求仁乎。○子路顏子孔子皆是將已與

恐有語病。非定論也。愚觀語類謂子路據他煞是有工夫了。又謂二子都是去得箇私意了。此條則謂子路偶然如此。此說由竊謂此三說最精。蓋子路平日煞曾用過工夫。去得私意。故其胸次光明廣大。偶舉一事。皆足見其無所依戀。不私己。非謂到此方粘定在此一事上做工夫也。○呂晚村曰。看程子總論三條。則三段規模有小大。要皆在與人及物之仁上看。謂子路亞於浴沂。顏子大而有意須與體會著。他是甚樣氣象。却將子路止說做箇貧依意氣。顏子止說做箇虛長厚胸襟。真觀面千里矣。要識二賢氣象。先須識得仁字。又曰。朱子云。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

物對說。子路便是箇舍己忘私。底意思。今若守定他這說。謂此便是求仁。不成。子路每日都無事。只是如此。當時只因子路偶然如此。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事。則顏子孔子又就他那一件事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趙氏曰。求仁猶與仁為二。不違仁則身已居仁而常不去。安仁則心即仁。仁即心安。又曰。子路顏淵孔子之志皆與而行之。無適非仁矣。

物共者也。但有小大之差。楚宜爾。程子曰。顏子所言無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然上事。○朱子曰。子路有濟人利物之心。顏子有平物我之心。夫子有萬物得其所之心。○子路須是有箇車馬輕裘。方把與朋友共。如顏子只就性分上理會。無伐善無施勞。車馬輕裘則不足言矣。然以顏子比之。孔子則顏子猶有箇善勞在。若孔子便不見有痕迹了。又曰。子路底淺。顏子底深。二子底小。聖人底大。子路底較粗。顏子底較細膩。然都是去得箇

說出故顏子孔子各就上面
說去使子路若別說出一般
事則顏孔又就他那一件事
上說然意思却只如此此條
最講得高而盡雖程子皆歸
之仁然在仁字中也只說得
一宗就一宗上一路說去有
多少層級在各人工夫見地
到遮裏火候氣象自不可強
到得盡處原無別事要能看
破此意只做一路話頭逐層
推進○困勉錄曰聖賢之志
總是一箇公而不私而顏淵
大於子路夫子又大於顏淵
此大小之別也然顏淵與子
路又有有待無待之別夫子
與顏淵又有有意無意之別
又曰小便有待有意大便無
待無意總只是大小之分

私意了只是有粗細○子路收斂細密可到顏子地
位顏子底純熟又展拓開可到孔子地位○西山真
氏曰聖門學者誠實端慤言者即其所行行者即其
所言苟躬行有一毫未到斷不敢輕以自許子路為
人勇於為善而篤於朋友故所願如此蓋私之一字
乃人心之深害私苟未忘雖於骨肉親戚之間尚不
能無彼此物我之分况朋友乎子路之言雖只及朋
友然觀其用心則其至公無私可見矣顏淵之志又
大於子路蓋視己之善如未有善視己之勞若初無
勞觀其用心雖至堯舜地位亦歉然常若不足子路
所謂車馬衣裘與朋友共特顏子善中之一善耳夫
子之言志又大於顏淵蓋二子猶未免於用意若聖
人則如天地然一元之氣運之於上而天地之間無
一物不得其所不待物物著力然後能之又非二子
所及然今學者且當從子路學起必如子路之忘私
然後方可進步不然則物我之私橫於胸中如蠱賊
如戈戟然又安能有善不伐有勞不矜如顏子乎况
於聖人地位又高又遠非用力所可到須德盛仁熟

從容中道然後不期而自至耳此非始學之事故必
先學子路之忘私而後可附語錄問子路言志處曰
就聖人上看便如日出而燭火息雖無伐善無施勞
之事皆不必言矣就顏子上看便見得雖有車馬衣
裘共敝之善既不伐不施却不當事了不用如子路
樣著力去做子路雖不以車馬輕裘為事然畢竟以
此為一件功能此聖人大賢氣象所以不同也○顏
子季路所以未及聖人者何蓋子路所言只為對著
一箇不與朋友共敝之而有憾在顏子所言只為對
著一箇不與朋友共勞在非如孔子之言皆是循其理之
當然初無待乎有所懲創也子路之言皆如一病人
之最重者當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飲食起居也顏
子之志如病之差輕者及其既甦則曰吾當謹其動
靜語默也夫出處起居動靜語默之知所謹蓋由不
知謹者為之對也魯不若一人素能謹護調攝渾然
無病問其所為對則不過曰飢則食而渴則飲也此二
子之所以異於聖人也又曰無憾對憾而言也無伐
無施對伐施而言也二子日前想亦未免此病今方

不然如人病後始願不病故有此言如夫子則更無
懲創不假脩為此其所以為異也又曰二子言志恰
如新病起人雖去得此病了但著服藥隄防願得不
再發作若聖人之志則曠然太虛了無一物○存疑
子路以物與物共者也顏子以善與物共者也聖人
則物各付物不待較量乎物我之間者也顏子善與
物共子路或未必能及聖人物各付物渾然無迹顏子則猶有迹也又曰子路勇於義

者觀其志豈可以勢利拘之哉亞於浴沂者也問浴沂地

位恁高程子稱子路言志亞於浴沂何也朱子曰子
路學雖粗然他資質也高如人告以有過則喜有聞
未之能行惟恐有聞見善必遷聞義必徙皆是資質
高車馬輕裘都不做事看所以亞於浴沂故程子曰
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若達便是這氣象也
又問浴沂是自得於中而外物不能以累之子路雖
未至自得終亦不為外物而動矣曰是○胡氏曰以
氣象觀之子路發於意氣者也顏子循其性分者也

份按曾子是德行曾當推顏

夫子則渾然天理者也子路所以亞於浴沂以其胸
次灑落非勢利所得拘使無所滯礙則曾皙之所至
矣聖人信不可及顏子地位亦高誠能先於貨利之
間慕子路之勇決而去其吝嗇之心於求仁之方亦
庶幾矣○慶源輔氏曰子路雖有曾點氣象而其實
亦有不同曾點是知之事子路是行之事浴沂之智
崇共敝之行實○新安陳氏曰人心天理本自周流
特為私欲間隔故不得遂其與人同適之樂與人同
利之仁爾子路之志雖未能超然如曾點之灑落然
常人認物為己知有己不知有人以子貢尚貨殖以
子夏見孔子尚不改紛華子路自甘敝縵而與人共
其輕肥私欲不間隔其天理之周流得遂其與人同
利之仁豈不可亞於曾點與人同適之樂乎通考仁
山金氏曰子路言志亞於浴沂則曾點亞於顏子但
曾子是德行曾點是見趣耳附東陽許氏曰此章聖
人顏子氣象以集註觀之尚可體認唯子路之意須
要識取南軒先生謂人之不仁病於有己故雖衣服
飲食之間此意未嘗不存蓋仁者心體廓然人我無

問程子所謂與物共者也。常人之有已於衣服車馬，所常服御者，必存心計較彼我，則大於此者固可知。故子路於日用上除去私狹氣象，廓然同人，則其他亦無往而不弘廣矣。須看程子言，豈可以勢利拘亞於浴沂辭氣不可只。顏子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泥車馬輕裘看子路。朱子曰：以善者已之所有，不自有於於人故無施勞。已故無伐善以勞事人之所憚，知同無施勞。其志可謂大矣，然未免於有意也。尚勉行，至於夫子則如天地之化工，付與萬物而已不勞焉。此聖人之所為也。今夫羈，居宜，的音，以御馬而不以制牛人皆知羈勒之作在乎人，而不知羈勒之生由於馬，聖人之化亦猶是也。先觀二子之言，後觀聖人。

之言分明天地氣象。凡看論語，非但欲理會文字，須

要識得聖賢氣象。問夫子如化工及羈勒之喻，朱子

是他自帶得安之理來，友信少懷是他自帶得信之理懷之理來，聖人為之初無形迹，如穿牛鼻絡馬首，都是天理如此恰似他生下便自帶得此理來。○新安陳氏曰：子路物與人共而不為已私者也。顏子善與人同而不為已私者也。夫子則廓然大公有造化物各付物之氣象，不為已私不足以言矣。通考朱氏公遷曰：四書言聖人之道，德功業言辭氣象與夫謙已誨人之辭，凡五十四條，子絕四以心言，聖人顏淵喟然歎叔孫武叔毀仲尼以道言，聖人顏子贊其道之妙，言其不易學者如此，子貢贊其道之高，言其不可毀者如此，學不厭智也。至夫子既聖矣，以德言聖人，江漢以濯之，至皜皜乎不可尚已，子貢賢於仲尼，二章兼道德言，聖人仲尼不為已甚者，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言君子依乎中庸。

二說互相發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以功用言聖人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世衰道微至惟春秋乎以事功言聖人繼往聖開來學則其功賢於堯舜撥亂世而反諸正則其功著於春秋宰我舉其統體言孟子卽其一事言見其禮而知其政至未有夫子也以禮樂言聖人豈惟民哉至未有盛於孔子也兼資質德行言聖人仲尼祖述堯舜章孔子之謂集大成至非爾力也兼德行學業言聖人子之所慎齊戰疾子鈞而不綱弋不射宿兼德行事實言聖人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不語怪力亂神以言辭言聖人子溫而厲君子有三變子之燕居寢不尸居不容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此五章見聖人氣象見於容貌之間老者安之至少者懷之子入大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此三章見聖人氣象見於言辭之間子食於有喪者之側子與人歌而善子見齊衰者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食不語至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至立於阼階見齊衰者至風烈必變升車必正立執綏至不親指師冕

見至固相師之道也此九章見聖人氣象見於應物之際有哀矜閔恤之仁有節文委曲之禮所謂克積極其盛發見當其可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至賓不顧矣執圭鞠躬如也至愉愉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至復其位踧踖如也君賜食必正席至加朝服拖紳此五節見聖人氣象見於事君之際述而不作默而識之蓋有不知而作者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吾有知乎哉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君子道者三此七章見聖人自謙之辭吾十有五至所欲不踰矩十室之邑我非生而知之者德之不脩加我數年文莫吾猶人也此六章聖人謙已誨人之辭附語錄伊川令學者看聖賢氣象且如看子路氣象見其輕財重義如此則其胸中鄙吝消了幾多看顏子氣象見其無伐善無施勞如此則其胸中伐施之心消了幾多此二事誰人胸中無雖顏子亦只願無則其胸中亦尚有之聖人氣象雖非常人之所可能然其如天底氣象亦須知常以是涵養於胸中又云亦須看子路所以不及顏子處顏子所以不及聖人處

吾所以不及賢者處却好做工夫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已矣乎者恐其終不得見而歎之也內自訟者口不

言而心自咎也人有過而能自知者鮮上聲下同矣知過

而能內自訟者為尤鮮能內自訟則其悔悟深切而

能改必矣夫子自恐終不得見而歎之其警學者深

矣南軒張氏曰能見其過而內自訟則懲創之深省察之力其必能舍舊而新是圖若是則於進德也

孰禦○勉齋黃氏曰自訟而見於言不若不言而自責於心之深切○慶源輔氏曰口不言而心自咎最

改過之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根深力固纔說出來意思便消散了○厚齋馮氏曰不曰不見而曰

未見不敢絕天下於無人也○雲峯胡氏曰訟者欲勝人內自訟則能勝已附精義伊川曰夫人能自知

其過者鮮矣然知過非難也能自訟之為難自訟不置能無改乎語錄問伊川云自訟不置能無改乎

譬如入爭訟一訟未決必至於再必至於三必至於勝而後已有過則亦必當攻責不已必至於改而後

已曰伊川怕人有過只恁地訟了便休故說教著力看來世上也自有入徒恁地訟了便休只看有多

少事來今日又恁地自訟明日又恁地自訟今年又恁地自訟明年又恁地自訟看來依舊不會改變只

是舊時人他也只知箇自訟是好事只是不誠於自訟存疑內自訟最難是心內自責人所不及見乃是慎獨工夫真實為己之心也故歎其未見大註悔

悟深切而能改必矣此意亦緊要但內自訟便有此

意思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

說統曰大意只是勉人以學將自己做箇樣子不如二字

正是提醒世人處。然其重大
不肖學上。丘字輕帶。忠信或
主質美說。或主真心說。好學
或指培養說。或指擴充說。自
不相礙。○份按有真心者正
是質美之人。非有二也。○翼
註曰。好學要根忠信來。為妙
學。非他不過充此忠信而已。
如聖人吾不得見章。有恆者
不二。其心便是忠信。聖人至
誠無息。便是充此忠信。

也。焉如字屬土
句。好去聲。

十室小邑也。

通考仁山金氏曰。古者九夫為井。四井
為邑。二畝半之宅在田。二畝半之宅在
邑。凡三十二家。十室之邑甚
言其小。不滿三十二家也。忠信如聖人生質之美

者也。夫子生知而未嘗不好學。故言此以勉人言美

質易得。至道難聞。學之至則可以為聖人。不學則

不免為鄉人而已。可不勉哉。

南軒張氏曰。聖人斯言
使學者知夫聖可學而
至。雖有其質而不學。則終身為鄉人而已。○勉齋黃
氏曰。夫子自言好學。固是謙辭。然聖人惟生知所以
自然好學。學者一出。一入而不加之意。正以其不能
真知義理之切身故爾。○新安陳氏曰。忠信之質。聖
人與人同耳。好學之至。則充極此美質。而為聖人。不
好學。所以孤負此美質。而不免為鄉人。美質之不可

恃。而學力之所當勉如此。○朱子答問云。註疏之讀
不成文理。按註疏音焉。如煙讀。屬下文。故朱子既音
如字。且云
屬上句也。

論語集註大全卷之五

論語大全 卷之五 公冶長

